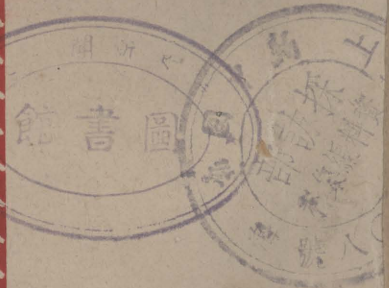


國社主義運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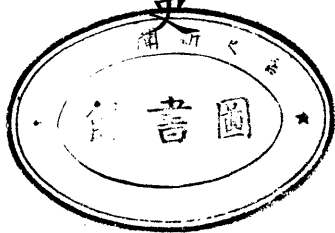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9545B

1564

國
社
主
義
運
動
史



國
民
圖
書
編
譯
社

國社主義運動史目錄

銅圖十一幅

第一章 運動的起因

第二章 運動的力源（首創者希特勒）

第三章 運動的初期（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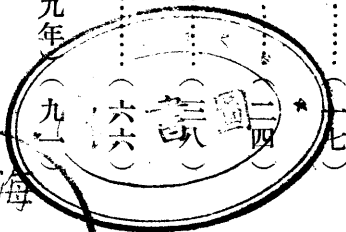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獲取政權的鬥爭（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三年）

第五章 德國在國社運動下的新建設（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

第六章 大德國的安全與歐洲新秩序的鬥爭運動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

（二一六）



~~1518114~~

國社主義運動史

國民圖書編譯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每冊定價十四元

總經理：上海福州路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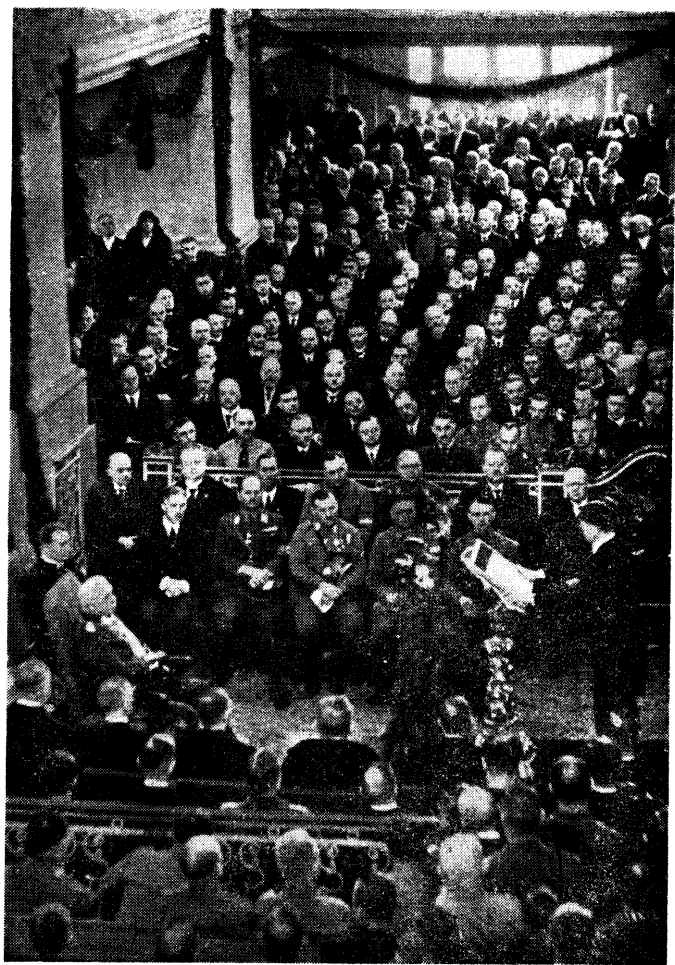
本埠代售處：五洲書報社 上海書報社 泰山書店

各埠代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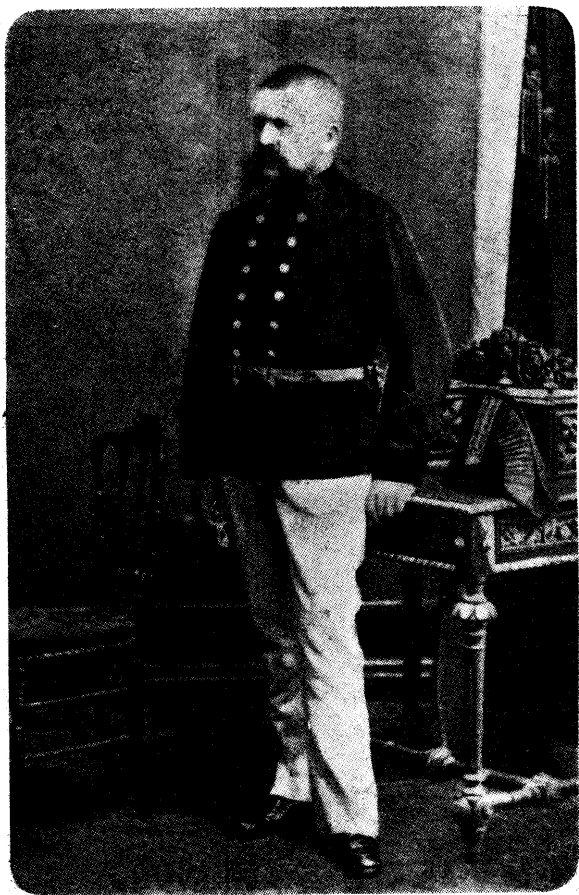
興化	蚌埠	南通	南通	高郵	揚州	崑山	常州	無錫	蘇州	蘇州	鎮江	南京	天津
興化書報社	開明書局	新生書店	光明文具店	新民書局	世界書局	玉山書店	世界文具社	日新書店	蘇州文具社	中央書報社	中央書報社	中央書報社	華興書局
杭州	嘉興	平湖	松江	寧波	紹興	徐州	如皋	泰縣	濟南	濟南	漢口	蕪湖	北京
西蒙書局	嘉華書局	大業書局	標準書局	開明書局	華華商行	大華書局	如皋書報社	業餘商社	東方書社	北洋書局	亞新書局	勵學書局	華興書局



希特勒演說時之姿態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希特勒第一次在撲資丹國會獻辭



希特勒之父，其所着之服裝，係奧國關吏之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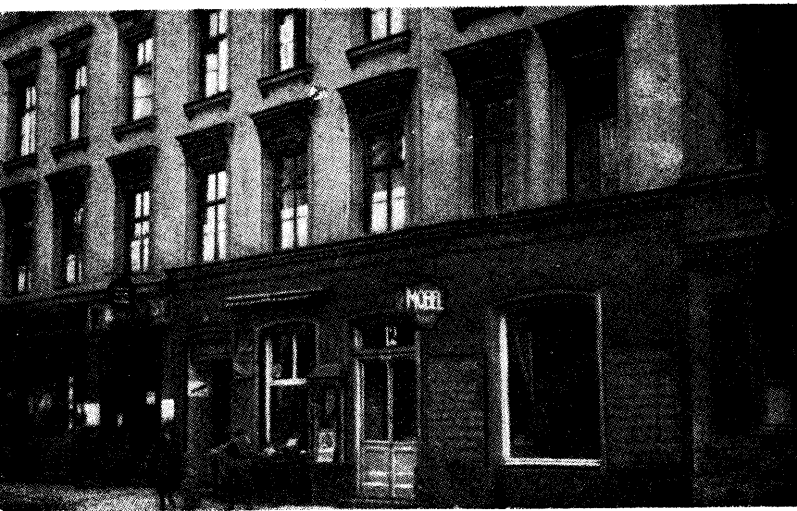
希特勒之生母，此像彼常佩於胸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戎馬倥傯餘暇，與其同僚攝於前線某地。



希特勒在 Landsberg 獄中時所攝，
「我的奮鬥」一書，即在此獄中寫成。



國社黨之創始總部，係在慕
尼黑某小酒廳後之小室中。



衝鋒隊在勃蘭登堡門前行進



國社黨遊行柏林市街



希特勒及郭培爾在烈士坟前，靜默追念霍斯特維塞生前之偉績。



遠足旅行爲希特勒青年團生活之中
最繞興趣者，周遊全國其樂融融。

最新出版新書

現代戰爭術	七十五元	俯衝轟炸機	十五元
降落傘下	二十二元	煤的新用途	二十元
潛水艇	二十二元	勞動服役	二十五元
關於科學	二十五元	德國汽車道概觀	二十元
日耳曼婦女	二十二元	人造工業原料	二十五元
飛機	三十元	武裝漁船	七十元
德意志時人傳	三十五元	在前線	四十五元
德意志一瞥	四十六元	鋼鐵的威力	二十元
軍艦	五十元	近代的步兵	三十五元
太平洋地圖	二十元	德國的教育	二十五元
墨索里尼被難記	十五元	資源戰爭	一百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錄	三十元	國社主義運動史	四十元

國社主義運動史

第一章 運動的起因

國家社會主義的反對者常認爲國社黨之起源及完成，完全是由於第一次歐戰後德國國內環境的困苦，及其能巧妙地利用這種苦境所致。但這是極不充分的說明。肉體與精神的苦境，不過是通常政治變化的一個前提，若德國國民自身沒有力量和意志來使國家社會主義的理，念得以實現，試問國家社會主義的前途又將如何？即使最初有那萌動力量的存在，但若沒有強大的人格來栽培，扶養，和信奉這種理念，其結果又將如何？

德國國民在第一次歐戰中已遭崩潰了。他們當中最優秀的分子，在戰線上經過四年之久多爲祖國捨生；但這時猶太人却暗行從中策動，致使後方國民次第動搖而作革命的準備。同時政府負責者們竟在這存亡關頭棄人民於不顧，爲保全自身的安全，他們竟毫無抵抗向赤色

暴衆讓步。他們奪取了從前綫苦鬥中歸來的兵士們的武器，卸下了他們胸上由勇戰所得來的勳章，擲於泥中，這實是莫大的恥辱。大多數的人都已無力抵抗，非常失望。他們若敢違抗這羣渴於吮血的暴徒的命令，就將慘遭殺戮。守衛國土數年，終因國內崩潰而被迫放棄戰鬥的勇士們，竟受到逃兵和異己份子的這種待遇。當時前綫的作戰將士已不能阻止國內的崩潰，這都是缺乏優秀指導者的緣故。但他們並未忘却他們的被出賣，以及加諸他們的不義，因此在前綫作戰的一個兵士居然能再使德國從最深刻的屈辱下復興起來，決不是件偶然的事。

因十一月革命而獲得祖國支配權的叛徒們，竟有勇氣來簽署使德國國民的肉體與精神永遠沈淪的凡爾賽辱國條約。十一月革命之流，並無胆量來加以阻止。市民階級們曾小心翼翼地計劃，怎樣從崩潰中拯救德國國民，但天主教的中央黨却和反神反宗教的馬克斯主義者聯合起來，結成共同戰綫。馬克斯信徒與猶太金融資本主義密切協力，欺騙受他們特別保護的普羅階級。在政治上毫無能力的共產黨徒們，祇以獲得高官與財富爲他們唯一的任務。

在外交上，德國已成爲敵國以及全世界的玩物，可是德國外交的「操縱者」却小心翼翼地仰承外國的鼻息，對於各種狂妄之極的要求，都立誓忠實履行，以表示德國對全世界的和平誠意。爲了這種軟弱無力的政策，德國已成爲全世界的嘲弄目標。德國一般有爲的青年們

，雖然不能忍受這種屈辱，但他們認爲即使能剷除中央黨的愛茲培克（Ezberger）氏或外交部長拉脫諾（Rathenau）等幾個人物，也是無濟於事的。

在過去，德國曾經有過偉大的健全力量，曾經克服過無數的危險，並且在全世界的文化領域內曾經得到無上的榮譽與信望，可是現在這種健全的力量却在那裏呢？一部份同胞已長眠在敵國的地下，大多數人已因連年的戰爭而困憊，他們不再有什麼希望，他們祇要能維持自己的艱苦生活，就感到十二分的滿足。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教育的流毒，已顯其效果。這種教育的產物，就是個人主義，使每一個人簡直不知道國民與國家之間有什麼關係，同時使他們根本不明瞭種族與民族共同體有任何重要意義的存在。日耳曼民族的自覺，以及對於自己種族價值的尊敬，已是無人過問，甚至一般國民對於滿含敵意的猶太人，也承認他們與德國人享有同樣的平等權。他們以爲祇要個人權利不受侵害，破壞種族固有價值的血統混淆，並不是件可怖的事。德國已被國內個人主義者和個人主義集團所分解。像自由主義那種破壞一切國民團結的世界觀，乃是猶太人助長的，實爲顯而易見的事實。使這種思想再進一步的發展，並使勞工階級——他們是被文化與經濟的幸福所攔除的——的階級鬥爭觀念和市民自由主義互相對立的，便是沒有祖國觀念的猶太人。

德國國民的內部情況在戰前是怎樣的呢？舉凡金融界、經濟界、大地主、將校團、以及高級官吏等，都認為祇有自己纔是有國家觀念的權威代表者，不惜利用一切手段來維持有利於他們的既成狀態。當時的所謂中產階級，自己完全沒有定見，萬事只求與高等階級平等，和上流社會同樣，因普羅階級的要求增大，感覺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威脅。而大眾的普羅化則大規模地展開。一方面政府又採用極不充分的方法以圖解決人民的貧困；同時一方面有產階級認為勞工不過是一個榨取的對象，除了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外，再不允准其有其他任何權利，憤憤然拒絕德國之勞工是有平等權利的同胞，於是馬克斯主義的煽動者遂能在德國勞動階級中，增強它的地位，使其基礎日益鞏固。他們這種煽動者的任務，乃要消滅德國人民的民族觀念和德國觀念，以圖由國際思想與勞動階級的思想來麻醉德人。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乃是以新階級的支配來代替舊階級的支配而已，這正是一種錯誤的社會主義。

第一次歐戰的爆發僅能於短期間內打消階級的對立，祇在表面上呈現着德國國民一心擁護祖國的現象。及至最初的興奮與勝利的陶醉過去之後，國民一經長期戰的困苦艱難的試驗，以前的對立狀態又再度復活了。對於潛伏德國國內而起初緘守沉默的馬克斯主義者，鼓動德國全體勞工去革命，並非是件難事。他們向德國勞動者宣傳說：勞動者並沒有受到祖國一

點恩惠，並且有產階級還竭盡榨取勞動之能事，勞工者若再有忠實地爲他們犧牲生命和勞力，這是太沒有價值了。他們這種犯罪的陰謀，終於引起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沉痛事件，以致德國蒙受恥辱。

革命當初，祇要有一個統率軍隊的領袖能下肅清叛徒的決意，事情並不會如此容易發生。可是，當時的叛徒也有他們的精密戰略，加上他們更與軍隊的指揮者及官吏互相聯絡，因此他們的詭計竟能巧妙地欺騙了大眾，並使一部份民衆也與之共同協力，甚至有許多人還深信這種協力能夠防止祖國的崩潰。這時，從戰綫回來的兵士們，已備嘗了戰爭的辛味；多數國民雖然沒有參加革命，然而對政治已失去所有的興趣，他們一心渴望能有安穩飽餐的生活，所以祇要是能夠滿足他們慾望的政府，形式如何！在所不計。

然而不久，許多人已覺悟，新主權者們祇在爲他們自身的祕密計劃打算，而且他們還缺乏完成任務的能力，所以一般人都沉痛地感覺到德國將要被他們所斷送而趨於滅亡。

這時，民族主義的思想又到處抬頭了。其在戰前反猶太人的潮流中，以及德國勞工爲祖國鬥爭的潮流中，卽已顯露。如張伯俞氏所著的「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卽是一例。

可是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斯主義者，並不希望德國國民有民族自覺的意識。從戰綫中所得

來的經驗，固是造就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優秀學校，但在初時却與學校教育一樣似乎沒有任何實際的效果。然而今日我們知道，全德國中數百萬男子，不分老幼，不分階級地一致奮起作戰，確是國家社會主義成功的一個極大原因。第一次歐戰中戰壕內的友情，正是日耳曼民族統合體的階梯。在戰線上，戰爭的士兵們已領會到個人的願望乃是以公益來做前提的。這種戰爭的經驗，後來便成爲國社黨最重要的指導原理，即：「公衆利益先於個人利益。」

(*Gemeinnutz geht vor Eigennutz*)。

曾在戰線上充當兵士的希特勒，由於這種思想的激勵，終於促使他的運動得到最後勝利。他認爲拯救德國的唯一道路，乃在創造新的民族團結關係，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民族團體 (*Volksgemeinschaft*)，以及根絕一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觀念和活動。因此國家社會主義先在戰綫上苦鬥的士兵之間，表現極強的反響，試看今日協助希特勒不遺餘力的多數同志們，從是第一次歐戰時的從軍者，因此我們可斷定第二次歐戰的經驗，將使國社運動收到更大更新的效果吧。

大戰以後，民族主義者的努力，復歸泡影，以致互施攻擊，結果一無所成。而支持民族主義的人，反被嘲爲不懂世故的革新者，以致起初雖見順利推進，並且還有不屈的意志，但

結果終難向前邁進。這是因爲革命以後，德國在政治上和精神生活上，缺乏一個精幹的指導者來喚起國民的團結所致。根本上以民族主義來挽救德國，以及創造德國民族更新的共通理念，已經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再加上同志間的糾紛，互相嫉妬，互相暗鬥，所以運動的前途更是布滿荆棘。

但是雖有種種困難障礙，德國却未趨滅亡之路。這在一千年以來的歷史上，已證明德國能從極度屈辱之下，將有人來領導全德國民去參加這偉大的復興運動。他從無中創造出這個運動，在多年被認爲完全絕望的慘澹經營中，他以百折不撓堅毅不屈的精神，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種事實，證明他必定是一個有異常的天資，非凡的性格與豐富的人生經驗的人。因此，國社運動的歷史，根本上實是其指導者希特勒的歷史。本書從他誕生起開始記述，尤爲正當。

第二章 運動的力源（首創者希特勒）

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亞道夫·希特勒生於奧地利邊境茵河畔布羅諾（Braunau）小鎮上一個海關稅吏的家裏。關於此鎮，他在「我的奮鬥」中曾加以說明，並自稱從國籍講，是屬於奧地利，從血統而言，則爲巴威利亞人。他同樣的在「我的奮鬥」中說，他是幸運的能生在這位於兩個日耳曼國家的國境間的一個小鎮上。所以對於這兩個國家的再度結合，這個青年一定會將它作爲畢生的課題，立志用一切手段去達到它。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把奧地利歸併到德國的時候，他已經解決了這個課題。

在他少年的時候，已使他對軍人和對俾斯麥時代的德國發生愛好心理。最初的動機，恐怕還是由於他父親的藏書中，即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戰史中的插畫引起的。他在林茲職業學校中，歷史是他最得意的課目，這使他在少年時期中已生出愛重德國的意志。他是奧地利人，因此他深深地感覺到從德國人民中被擯除的痛苦。在那時，這少年已成爲一個國家主義的小革命家了。

他的父親希望他將來能成爲一個官吏，因爲在他由貧窮中掙扎出來的父親想來，官吏確實是他兒子最安全的生活基礎。但是希特勒却希望成爲藝術家，他感覺到自己的天職是在畫上，後來，他又覺悟到自己的藝術天才，是偏於建築的方面。

希特勒的少年時代並不快樂，他父親的意志和他自己的興趣，完全背道而馳，因此在幼時已激起了父子間的對立。十三歲時，他喪失了父親，他的母親便一本丈夫的精神負起教育他的義務，可是數年以後，她也與世長逝。十八歲時，他已成爲世上的零丁孤兒，不得不爲他自己的生存而鬥爭。

爲要成功一個建築家，他到了維也納，於是五年艱辛的生活便從此開始。他因沒有進過工藝學校，所以不能入建築學校，而且他又沒有中學的畢業證書，因此根本沒有考入工藝學校的資格。這種種的障礙雖極難克服，但他從未絕望而放棄他自身所擬定的計劃。爲了維持目前的生活，他就在工場中做助手或自由勞工。每日勞動的代價雖不能果腹，但是他仍要從飲食費用項下節省下來，去購買書籍或去聽歌劇。不久，政治與國民生活基礎的研究，成爲他唯一的愛好。每天與工場的勞動者們交際談論，使他得實際必要的心得。到晚上，他專心在書本上去研究政治和歷史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維也納，他奠定了他的知識，人生觀和世界

觀的基礎。據他自己說，其後他並不需要改變它。從這時起，以國家社會主爲基礎的世界觀，深刻地印在他的思想中。而窮困却鍛成了他堅決實行其理想的意志。

這個與勞工爲伍的希特勒，洞察勞動階級的精神生活。他認爲勞動階級在風俗上道德上的粗野，以及精神文化的水準的低落，並不是勞動階級本身的過失，乃是由於不健全的畸形社會狀態所造成的結果。居室的狹小，工作的過勞，惹起家庭狀態的紛亂，且更易引起失業的危險，而不絕威脅着勞工的失業危險，則剝奪了他們的節約規念，以致趨向輕率放恣。學校雖欲在勞工子女心中灌輸愛國精神，但這反爲他們家中的雙親所嘲笑。但希特勒同時也看到不少的工人家庭在努力克服一切的貧困，這使他確信在勞動階級中，亦有健全的中心人物存在。那時他就認識若要使佔國民大多數的勞工們互相在愛與忠誠之下再與祖國合而爲一，唯一的重要前提是在主持社會正義（*soziale Gerechtigkeit*）與灌輸國本教育（*nationale Erziehung*）。他在「我的奮鬥」中曾經有過下面一段話：

「要使每一個民族能國家主義化，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在創造一個健全的社會組織，以作爲個人教育的基礎。蓋由教育與學校而習知本國文化，經濟以及政治的偉大，方能在這人的內心生出願爲這民族的自尊心。要我爲他奮鬥，除非我對他愛好，要我對他愛

好，除非我對他先有敬仰，要我對他有敬仰，至少我自己對他先有認識。」

希特勒在勞工們的環境中，當然遇到不少的馬克斯主義者。在相信社會民主主義的建築工人的談話中，他聽到他們譏嘲一切高貴的、人類生活中有價值的祖國，道德與宗教。而他反對這些主張的論調；却碰到極大的誤解與激烈的抵抗。爲了努力爭取這般勞工的本心，希特勒非常詳細地研究各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書籍。這樣，在極短的時日中，他就認識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相異之點。馬克斯主義者的學說，滿藏欺騙，在社會道德與博愛的假面具下，竭力企圖破壞一切人類的文化，可是這些都被希特勒看破。他認真研究的馬克斯主義邪說的成功原因，結果，他知道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用報紙，宣傳，演說等無間斷地作有計劃的大眾工作，藉大示威運動促使普羅階級產生強力的意識，并以嚴厲的黨規，和對一切思想不同的分子加以殘忍之極的恐怖手段。有了這種深切的認識以後，他即倡導國社主義運動，採取用敵人自己的武器來擊破敵人的穩確戰術，收得極大的效果。「我的奮鬥」中寫了下面的一段話：「若有較社會民主主義更真實，而在實行時又有同樣殘忍的主義存在而與之對立，縱需經過激烈的鬥爭，但後者終必獲得勝利」。

希特勒認爲以職工聯合運動（Gewerkschaftsbewegung）作爲勞動者的武器去向個人

資本主義之流弊挑戰，實屬正當而必要，但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職工團體不過是替破壞國民經濟的馬克斯主義，做階級鬥爭的傀儡。因此，他拒絕加入建築工人的團體組織。爲了這緣故，惹起了激烈的衝突，現在他自己本身也感到馬克斯主義的恐怖，他的工友們往往用種種言語來威嚇他，甚至要從建築的木架上將他推下去，結果終被他們強迫去職。不但如此，希特勒在其他的工場中，也遭遇到同樣的經驗。

希特勒在少年時代，與猶太人往來不多，對於排猶主義並不重視；即在維也納，他對於反猶報章雜誌的無理高調，亦不加贊同。但當時在這都市中，幾有十分之一是猶太人，他不久也就漸漸認清猶太人的真面目了。他發現一切危害祖國和民族的種種陰謀，都是猶太人在策動着。他們支配着報章，雜誌，藝術，文學和劇場，賣淫和販賣婦女都是猶太人的專業，馬克斯主義的評說，是從猶太人腦海中生長出來，並由他們所推廣。希特勒研究了許多猶太人的著作，並和猶太人談話，在其間，他終於發現了猶太人的辯證法和他們的偽言術。他深信這種沒有故鄉沒有祖國的民族，具有破壞其他民族性的本能，他們已根深蒂固，未能加以剷除，乃欲改造猶太人的世界觀，實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可是另一方面，有一點頗使希特勒感到滿足，就是德國勞工之所以憎惡民族和祖國並非出於內心如此，完全是由於馬克斯

主義猶太人的煽動所致。希特勒在研究猶太民族性格中，領悟到種族問題的的重大，這種覺悟，對以後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

在維也納時，希特勒親自聞到議會制度的各種弊端。他屢次在奧大利眾議院的旁聽席上，目擊卑劣滑稽的場面，聽到毫無具體知識的議員們在那裏舌戰。對於這批議員們，他們都想憑空來欺騙選舉的民衆，他們心目中的唯一問題，就是怎樣去長久保持他們的議席。由此，希特勒遂很清楚的認識了議會中採用多數表決的情理。一個國家的命運常因之委諸一羣愚蠢卑怯的人手中，而不可救藥。

最後，希特勒在維也納和兩個革新運動接觸。起初這很激勵了他，可是不久它們的錯誤與弱點相繼暴露，給他對將來一個極有價值的暗示。就是許納拉男爵（von Schönerer）的泛德意志運動，和維也納市長劉格（Lueger）的基督教社會黨。汎德主義者反對壓迫德意志民族的哈普斯堡皇室和猶太民族，其目標是建立大德意志國。希特勒起初對這運動非常同情，但它終因缺少對大眾心理的理解，以及忽略了社會問題的認識，率遭挫折。這個運動，以擁有財產的上層市民爲基礎，所以除了稍有些鬥意外，根本並無果敢有爲的大志。汎德派在議會中獲得議席後，他們便成爲道地的「議員」，已不再是革新運動的鬥士了，而盛大的

集會亦無人召集，以致政治運動與民衆完全失去聯絡。希特勒更認爲汎德主義者不能集中力量，是他們極大的錯誤。他們本應集中於他們的遠大目標，可是他們竟讓民衆同時向各方面敵對。在它們的敵人之中，並包括了天主教會。希特勒深知：向教會、宗教，或教義鬥爭，決不是一種民族主義政治家們的任務，尤其在宗教上宗派分歧的歐洲各國之中，更不應如此，因爲這種鬥爭僅能誘發宗教派的憎惡，不但難使國民團結，反可促其益趨散漫。

至於劉格氏的基督教社會黨，它在經濟上甚受威脅的中產階級大眾之中，有極健全的鬥爭基礎。它把政治運動著重在解決社會問題，對於教會却完全不去過問，這就是他對於民衆心理確有極深刻的見地的地方，劉格能知設法解決奧大利全部國民的團結，但是他對於國家主義的真義却未嘗有澈底的理解。而基督教社會黨所標榜的反猶主義，亦僅限於所謂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而已，所以缺乏種族的基本觀念，因此完全失去了任何政治運動的意義。

研究以上這兩個運動，對於希特勒與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實在是再重要也沒有的事。因爲它證明若要使國社運動得以成功，非使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密切聯繫不可，而獲得民衆的擁護尤屬必要。

所以，維也納之對於希特勒，正如他在「我的奮鬥」中所言，是他一生最澈底，最困苦

的一個試驗所，然而在維也納，却使他獲得他的世界觀與政治觀察法的基礎。對他命運上最重要的這幾年中，他對於馬克斯主義與猶太主義，形成了日後態度的出發點，獲得了切身的思想。一九一二年春，當希特勒離開維也納的時候，他已成爲第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了。他的世界觀已由這幾年的工作和奮鬥中獲得，他之所以再繼續不斷地努力，無非是爲了更求完美，更求深造而已。

素來對於德國的熱戀，催迫希特勒到慕尼黑去。在維也納滯留的最後幾年間，他即使不作補助工作，亦能度活，因爲他作繪圖生和水彩畫家，亦能維持他的生活了。在慕尼黑，他的工作亦是藝術畫和廣告畫，並且更盡力於建築的研究。他的職業生活給他很多的空暇和餘力去完成他政治和歷史的修養。當他尙在奧地利的時候，他以爲德國的一切都是完備的，但是現在到了德國後，不久他知道德國亦有這許多的陷缺與弱點。德國當局之採取完全錯誤的協商政策和經濟政策，正如國會否決魯登道夫要求增強陸軍一案所證明，是不明瞭當時列強當時對德行包圍政策的危險。希特勒斷定德國政策之所以如此無力的原因，厥在自由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此和奧地利如出一轍。因此俾斯麥時代所頒社會主義法規，也終歸失敗。大凡思想這樣東西，不論他縱有如何的錯誤，却不能用暴力加以抑制；對於思想的戰爭，自己必

須是個前進的革新思想家，或者是具有世界觀的人物。所以「我的奮鬥」中說：「以權力克服世界觀的任何企圖，在奮鬥中若不採取新精神立場的攻擊形式，其結果終必失敗。」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第一次歐洲大戰爆發，希特勒極爲興奮的馳騁於戰場，因爲他感到此戰是決定德國生死存亡的。他以義勇軍的名義，於八月初旬加入了巴威利亞的李斯德聯隊。命運欲他在舊德國軍隊中從事戰爭，所以在十月十日他便被派往前綫。在佛蘭登，希特勒受到了炮火的洗禮。他是高唱德國國歌捨生忘死的義勇軍之一。戰爭期內他始終在西綫服役，他是個完全的戰士，他曾先後獲得二等一等的鐵十字勳章，這可證明他在很長的時期中，担任那極危險的傳令兵職務時的勇敢。軍隊中都稱贊他爲勇敢善良的戰友，他往往代替年長有妻室的士兵去担任困難的傳令職務。

希特勒看見後方的動靜，十分憂慮。猶太化的言論機關加緊煽動人民反對戰爭。德國的戰爭宣傳完全無力；反之，敵人的巧妙宣傳，却很明顯地在德國內部發揮了它的効力。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的標語和口號，大都由敵人的宣傳中發生出來，由於敵人的宣傳，希特勒纔領悟到欲使宣傳有効，不應專對知識階級，而非廣泛地訴諸國民大眾不可。他更學習到宣傳不能過重於理智，認爲與其以理智來啓發大眾，還不如以強烈的情感去激發他們，

而且祇要將二三個重要的觀點反復申述，就可使民衆頷首。第二次歐戰前後的德國啓蒙活動，表示出希特勒從第一次歐戰中德國宣傳的失敗及敵人對以世界戰爭宣傳的成功上學得了什麼。

馬克斯主義改變了他們當初的自重態度，逐漸抬頭，成爲重大的威脅。可是政府毫不加以嚴厲的干涉。秉政者都缺乏對抗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市民階級的各黨派對於應付對抗馬克斯主義，亦不能供給政府當局以充分有力的支持。當時，在戰綫上的希特勒曾與戰友談論，彼認爲非組織一種較一黨勢力還要大的政治運動不足以救國。可知那時他已有從事政治活動的念頭了。

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希特勒在索姆之戰負了傷。在柏林市郊的柏立茲陸軍醫院，以及在慕尼黑補充營中，他看到國內的頹廢及後方的混亂，使他大爲痛心。他在各處逢到逃避徵兵的猶太人。甚至非猶太人亦不以卑怯爲恥，聲稱軍士的勇敢和從軍爲國犧牲乃是極愚拙的事。希特勒在這種環境下，感到極度的不快，於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請求再上戰綫。

一九一七年末俄國崩潰時，德國的軍隊與後方都增添了新的勇氣與希望。可是德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們，就領導全體軍需工業的勞工罷工。他們爲樹立國際資本的支配，不惜破壞德

國的國民經濟，誘導整個德國至崩潰之路，希特勒目睹猶太人這種卑劣的陰謀及其行動，大爲憤慨。

一九一八年秋，希特勒與其所屬團部又在戰事初作時所奪得的佛蘭登地方，爲防衛該地而奮勇作戰。從十月十三日到十四日晚，英國軍隊用毒瓦斯彈向德軍陣地射擊。十四日清晨，希特勒感到雙目刺痛，但却忍痛蹣跚行，繼續傳達了他最後的報告。雙目失明的他，於是不得已進入了潘墨倫的巴士維克陸軍醫院。

不久，希特勒漸次恢復了他的視力。其間，德國的不幸正在增長中。叛徒們的勢力日益擴大，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希特勒從陸軍醫院的牧師口中聽到共產黨的革命，皇帝的退位，以及德國無條件降服等種種消息。他爲要理解這不能相信的事實，會煩惱了數日。關於這事，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過下面一段話：「……一切都成了泡影，一切的犧牲和困苦，幾月來的忍饑耐渴，由死中去掙扎應盡的義務，以及二百萬人的血與生命，完全等於虛擲。一九一四年八九月的士兵們，不是爲國家犧牲了嗎？義勇兵團不是也追隨戰友一同去出征了嗎？這不是爲德意志祖國而犧牲是爲什麼！可是這一切的一切，現在却連祖國都交給一羣犯罪的人們了」。

對於這羣犯罪的人們，猶太人，和馬克斯主義者，希特勒是萬分的痛恨他們。他誓必恢復戰友們因犧牲所得的光榮，挽回祖國的命運。所以從這時起，希特勒就決心成爲一個政治家。他現在已經把他的宣誓很光榮的達到。他對那捨命去爭勝利的一班勇士們，可以高呼：「諸位終究是勝利者」。在慕尼黑的將士公墓——這就是納粹運動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最初大流血的場所——卽有這句話刻在碑上以作紀念。國社主義運動勝利後，希氏已把從前大戰中一般英雄好像犧牲得無意義的生命，變成爲金光燦爛的勝利。直到今天，希特勒總統仍拿「君等仍是勝利者」的口號，來激勵國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是德國有史以來所未會有的屈辱時候，但同時也正是國社運動光輝歷史的開始。希特勒本身經過多年奮鬥所獲得的世界觀；現在已漸漸浸潤在德國國民之中，他的意志不久已成爲數百人，數千人，數百萬人的意志了。

慈悲的命運之神使希特勒復了他的健康與視力。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他回到慕尼黑的補充營。兵士協議議會 *Soldatenratswirtschaft* 的措置使他感到極度的不滿，但同時他又感覺到他自已已失去對付這可惡狀態的力量；他祇好暫時仍置身行伍，日夜思慮救國之道。在慕尼黑，共產主義者用他們殘忍的恐怖手段，樹立了勞働委員會共和政府 *Raeterepublik*

。希特勒的行爲終於引起共黨執政者的不滿。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清晨，忽有三名赤色衛兵企圖來拘捕他，但因他舉鎗相向，那三人即畏而鼠竄逃去，希特勒仍得無恙。

慕尼黑從勞動委員會的支配下被解放後，希特勒便加入了步兵第二團所主辦的革命經過審查委員會。這正是他實際政治活動的開始。數星期後，他被派出席國防軍屬員的政治講演，在這講演中，他獲得了幾位親切的同志，並與他們討論如何去組織「社會革命黨」的計劃。這計劃的根本思想，就實現在以後的「德國勞工黨」中，戈特費利·費特（Gottfried Feder）某日在講習中演說，題目是「打倒高利盤剝」，希特勒聽後，頗受刺激。費特在那次演說中，特別指出：以利息與投機來生存的「國際貿易資本」和「借貸資本」，與國民勞動所貢獻於國民經濟的「民族資本」之間，存着極大的區別。這種思想就是希特勒拿來作爲馬克斯主義對立的新經濟綱領的中心。某日他在講演中討論的時候，與擁護猶太人的講師大作爭駁，結果他竟打破這種錯誤的思想，所以不久以後便被任爲慕尼黑黑團部的「教育將官。」此後，希特勒常有機會到處當着大衆演說而發揮其口才。他很喜悅地知道自己的演說頗有力量，以後，他喚起了數千戰友對祖國和國民負起偉大的責任。這樣他在兵士中獲得了最初的同志。

第三章 運動的初期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

有一天，希特勒因職務關係，出席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組成的「德國勞動黨」的夜集會。他看見有二十至二十五人聚集在斯德倫愛加布洛啤酒店（Sterneckerbraeu）中，可是這天晚上，他亦不感覺興趣。希特勒所知道的費特氏演說終了後，有一個教授建議應盡力讓巴威利亞邦與德國分離，希特勒聞後大怒，當即起立，對那主張分離主義的人申述自己的意見後就離開了啤酒店。數日後他接到邀他再到委員會去的通知，並稱已收他登入「德國勞動黨」。希特勒見通知書後殊為詫異，他根本沒有加入該黨的請求，他自己常在計劃有一天得創立一個自己的政黨。

他心中雖然不願，後來還是去了。那時德國勞動黨祇有六名黨員。黨內既沒有綱領，亦沒有資金。會議的方式，完全是舊式結社的作風。但是希特勒却感到在那裏有一種與自己意志相接觸的東西存在，並且也感到在那裏人人都有組成一黨的意念。

是否應該加入呢？希特勒足足躊躇了兩天。他知道一經決定，以後決不能反悔。因為他是一個一經開始後不論有何阻礙都必實行的人。到後來，希特勒終於加入了「德國勞動黨」，作爲第七個黨員。

從入黨的第一天起，他就開始計劃如何使這小黨在將來統治國家。各黨都力圖恢復戰前的狀態，以克服崩潰的結果；反之，希特勒欲謀如何除去崩潰的原因，給德國國民一種世界大戰前所無的全新而健全的生活基礎。希特勒認爲這是他的使命。

現時最感缺乏者厥爲一種公認而內部真實的世界觀。唯其缺乏，遂招致忽略每國民族最重要的生活條件。這就是缺乏種族意識，漠視血與人種的價值。不安定與不充分支配着生活的各方面。把保護祖先遺傳的健全性，完全忘却。猶太主義橫行，國民都受其毒害。利己心的高漲，使國民自強的意志漸次消沉。

爲了這個緣故，他決意毫無假借地根絕一切腐化朽壞者，而且健全的基礎上建起真正德意志的新民族國家。

要完成這個使命，國家必須要有權力。祇有使惑於馬克斯謬說的大衆自覺是德國的國民，國家才能具備這權力；受過畸形教育的市民知識階級，決不能夠生出這種力量對大部民衆

要造成反對猶太主義，反對議會制度，及反對馬克斯主義的世界觀。此中當奉行的最高原則爲服從領袖，遵守紀律，個人的勇爲和民族與人種價值的重視。若能握住大眾，市民的知識階級不久亦將加入。不論怎樣，在這知識階級方面決無有竭力抵抗之慮。希特勒確信在這種新世界觀的基礎上必能建立新的德意志，並信這一小羣意志堅決的鬥士，將來必定有成功的一天。

希特勒從他的經驗，從他的天資和從他的急智，創設了實現他使命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主義，若懷着市民階級的心理，既不願敢爲又不肯犧牲，是毫無用途；革新運動的國家主義，必須有最高犧牲的覺悟。新政黨在國內必須獲得完全無限制的權柄，因爲祇有在那時纔能依據新黨的世界觀，形成國家。爲達到部份的目的，而與懷有類似目的的團體相結合，此祇可視爲暫時，過渡性質。對於一切妨害運動的，或號稱有類似目的的團體，均應毫不留情地將其殲滅；對有含有敵性的，或在競爭者立場的組織，應消滅其最有力者，並加以合併，則其他將因缺乏力量而自趨潰滅。黨員的心中，必須充滿堅強的自信，並對敵人有毫不猶豫的峻厲，同時黨員也必須要有堅毅鬥志和犧牲意念。憎惡，逼迫，和毀謗，是與黨員的名譽有關；黨員須堅韌剛毅的教育，不可因失敗而奪去黨員的勇氣，必須拿失敗來作爲新的刺戟

。啓發與說服，乃是政黨的最主要武器，但是若在精神戰中，遭遇到粗野暴力的妨礙時，黨方面亦應以同樣的，或較它更爲粗野的暴力去打倒它，尤其在和馬克斯主義鬥爭的時候是應如此。最後，黨員不應以空話而應以行爲與犧牲去表顯他真實的志操。運動的目的祇能由各人不眠不休，永無竭盡的獻身精神才可達到的，所以每個黨員應該充滿這種確信。

政黨只有藉宣傳才能發揚於大眾，祇有激勵而帶煽動的宣傳纔能使欲爲民族運動的政黨。生出民族運動，宣傳的主腦文章上的字句，而在所發的話語。能夠抓住大眾的是演說家，而不是文筆家；因此推動政治運動最主要的方法乃是大集會，在那裏能夠對聽衆充分闡明新世界觀的內容與目的。至於所寫的文字，僅不過能夠充作準備的補助的，或深刻的工作而已；但演說却是直接的通俗的，並使人認識正確的攻擊精神。演說者應毫不寬恕地糾正聽衆的一切成見和錯誤，使在場的敵人因此聽得過於激動，緊張而呆若木鷄。但不應會大眾因最後目的之偉大而迷惑，應當引他們注意若干易於理解的觀點，一步一步慢慢達到最後的目的。國社運動的宣傳，却和專在引起大眾物質主義衝動的敵人相反，即在喚起爲人類共同體永遠存在所不可或缺的理想主義的美德，就是：榮譽，勇敢，和犧牲的精神。

待宣傳工作收到相當成效後，就須開始組織工作。宣傳在於盡量的吸收同志，而組織則

在黨員中選出最幹練的人物，來執行黨務，依他的能力予以相當的職務。至於黨中的選賢任能，則已由宣傳工作方面可以得到借鏡。因為宣傳使人感到做黨員有很大的危險，所以祇有果敢而具犧牲精神者才決意入黨，祇有如此做去，黨的本身日後纔能有力量擊敗數量佔優勢的敵人。在着手準備下部組織與地方支部之前，須組成慕尼黑本部。關於組織絕對不應人為地由上而下，指派往各地方擔任組織，各地分部須待有適當人選時才可成立。從最初起，黨部即應依據可為新國家基礎的原則而構成。即應依據服從領袖制度，對上的負責，對下的威信，以及視各黨員的能力與成績而予以選拔配置等原則。黨的組織先應具未來國家的機構。一俟勝利到來，即有完備基礎，自身可以容納全國總力而不致徬徨無所措手。

希特勒認為祇有這纔是能獲得最後勝利的目標和方法，從中就可以看出他對第一步工作是如何的謹慎！

希特勒入黨後，立刻担任宣傳的職務，他為要喚起黨員們理解他自己的宣傳方法，因而盡了很大的努力。這時因缺少資金，所以七名黨員用鋼筆來抄寫集會的廣告，并各自去分發給自己所知道的人，希特勒自己有時亦分發八十張的傳單。第一晚舉行演說會，到會的人祇有他們七個，所招請的人一個都沒有來，可是希特勒並不灰心。第二晚到十一人，第三晚十

三人，以後爲十七人、三十三人，終於來了三十四個聽衆。看到今日國社運動的強大，反共事業的成就，殊令人難以想像這個運動却是從極其渺小之處出發而成長者。運動初期的情形，既如是之慘淡，恐怕除希特勒以外，沒有人能夠忍受那許多失望而堅持到底或則早已放棄這種嘗試。然而這種渺小的開始，對於那種以爲國社運動純由德國的貧乏所生出來的主張，以及謂此運動的代表們利用了這種貧乏的狀態才能有今日之成就的謬說，却是比其他任何解釋爲佳的反駁。

此後，他們好容易募集了足夠在報上刊登會期廣告的經費，結果有一百一十一人參加會議。希特勒是第二個起來演說的人，因爲他的演說使人人受到深刻的感動，所以募集黨的金錢時，竟募到三百馬克的捐款。當時有幾個黨員，深恐黨事公布太早，易引起馬克斯主義者來會搗亂，希特勒爲對付這種顧慮就介紹幾個氣力強壯的同志入黨。一九一九年十月某晚的演說會中果然遭到第一次的搗亂事故，可是搗亂者立刻被驅逐了出去。後來演說會的聽衆多到一百七十名，希特勒要求另覓一個較大的會場。會場雖然借到了，但聽衆祇來了一百三十人。這時別人對宣傳主任都噴有煩言，獨有希特勒不變初衷。結果，希特勒是對了。在下回的演說會中來了二百人，二星期後來了二百七十人，再過二星期竟有四百個聽衆了。

希特勒這時給黨起了一個完全的名稱：「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勞動黨」（NSDAP；簡稱國社黨，下同。），他特地選用了「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tisch）這個外來語，而不用「民族主義」（völkisch）這個名稱，因為他不欲和民族主義幻想家混淆不分，同時並欲表現黨與廣泛的愛國羣衆及共社會苦難有密切的聯結。到了一九一九年末，黨員登記達六十四名。

一九二〇年初，希特勒竭力主張舉行第一次的羣衆大會。但多數黨員頗畏馬克斯主義者的恐怖行爲，因而黨內的意見不一致，結果議長哈拉（Harer）辭職，由黨的創辦人之特賴克斯拉（Drexler）繼任。希特勒提議的羣衆大會，就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霍夫布洛（Hofbraeu）的大廳舉行。

在這次大會中，希特勒所提黨綱，是在費特與特賴克斯拉兩氏的幫助下所草就的。這個黨綱極其簡明，國社黨的意向，使羣衆看了可以完全明瞭。凡欲理解國社黨的運動及其運動的歷史，則對此國社主義的黨綱不可不有準確的認識，因爲不論在鬥爭時代或國社黨秉政以後的年份中，都標榜着實現這綱領，並如此而努力，卽在今日雖內中大部分業經實現，但仍沿用這個黨綱而毫無變更。黨綱原文如下：

「德國勞動黨綱是時間性的綱領。指導者在達到綱領中所揭的目標後，爲使黨的存續可能，不得憑人爲地增高大眾不滿之理由而拒絕另揭新目標。

第一條 根據民族自決權，我們要求所有日耳曼人民組織一個大德國。

第二條 我們要求德意志民族對其他各國國民有平等待遇權，廢除凡爾賽和約及聖日耳曼和約。

第三條 我們要求生養國民及移殖過剩人口的國土（殖民地）。

第四條 民族凡德國公民。必屬於民族同胞。民族同胞必須爲日耳曼血統，宗教信仰並不顧問。猶太人不得認爲民族同胞。

第五條 凡非德國公民僅得以旅客身分居住德國，須遵守外國僑民法。

第六條 關於國家行政與立法的議決權，唯德國公民得享受之。我們要求，凡屬國家，地方，鄉鎮或自治團體所有一切公共職務，不問其性質如何，一律須以德國公民充任之。我們反對祇以黨派立場，不顧其性格，能力而濫任官職的腐敗議會主義。

第七條 我們要求國家首須担負顧慮公民職業與其生活的義務。國家若不能撫養國內所有人口時，應令他國公民（非日耳曼公民）離境。

第八條 我們要求今後嚴禁非日耳曼人移住德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後移住德國的非日耳曼人，應立刻強迫其離開德國。

第九條 所有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 所有公民的第一個義務，應在精神上或體力上勵行工作；個人活動不得背離公共利益；必須在全體範圍內爲全體公益而盡職。因此：

第十一條 我們要求取消非勞力所得的收入，禁止高利盤剝。

第十二條 鑑於戰時國民財產和生命的莫大犧牲，要求今後一切戰爭應出於國民要求。如有藉戰爭而營私利者，即犯危害民族罪。

第十三條 要求一切已社會化的託辣斯，應由國家經營。

第十四條 我們要求享受大企業所得利益。

第十五條 我們要求擴大規模的養老制度。

第十六條 我們要求維持健全的中產階級，大百貨商店應立即公營，並以廉價貸與小工商業者。對於供給國家，地方與自治團體的一切工商業，應盡力予以顧慮。

第十七條 我們要求適合本國所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定無償徵收土地法，以爲公益目的

，廢止地租與防止一切地產投機。

（關於這點，希特勒曾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發表下面的宣言：「我們對反對派方面關於國社黨綱領第十七條的虛偽解釋，應有下述的闡明。蓋因國社黨基於私有財產制，所以「無償沒收」的文句，乃對不合法的獲得，或不是從國民福利的立場來管理的土地，作成必要時得予以沒收的法律可能性。因此，這條文第一是先針對着猶太人的地產投機公司而發的。」）

第十八條 我們要求斷然制裁從事有害公益的分子。對卑鄙的危害民族者，不正當的放款者及奸商等，不問其信仰與種族如何，都應處以死刑。

第十九條 我們要求以德意志普通法替代爲唯物主義世界秩序效勞的羅馬法。

第二十條 爲使一切有能力而勤勉的德國人都受到較高的教育，俾可進處指導地位，國家應根本的調整全國的教育制度。一切學校的課程，須符合實際生活的條件。對於立國思想的信念，應由學校（公民學）去養成。對於家境貧寒的天資兒童，不問其雙親的地位與職業如何，應由國家資助。

第二十一條 國家爲求民族體格的強健，應保護母子，禁止少年勞動，規定體育及競賽

的義務，以獎勵鍛鍊身體，並對提倡青年體育的團關予以最大援助。

第二十二條 我們要求廢止募兵制，組織國民義務軍。

第二十三條 我們要求法律制裁故意的政治欺騙行爲，及由報章傳佈政治謠言。關於創辦德意志報章，我們有下列要求：

甲、用德語發行的報章，其編輯者及投稿者必須都是民族同胞。

乙、非德意志報章的發行須得國家的許可，且不得用德語發行。

丙、應以法律禁止非德意志人操縱或參加德意志報章的財政。如有違反者，則依法處罰，封閉該報館，並驅逐有關的非德意志人出境。

丁、應禁止危害公安的新聞。對於分解我國國民生活的藝術及文學，我們要求由法律予以制裁。如敢違反上列各項，應即加以封閉。

第二十四條 我們要求一切宗教上的信仰自由，但須不危害國家的存在，及日耳曼民族的風俗習慣與道德感情。

本黨的本身雖是採取實際的基督教立場，然而不受一定宗派信仰的拘束。本黨深信我國國民的更生，一方面在於排斥內外的猶太唯物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則從內部以「公益先於私

「益」*Gemeinnutz vor Eigennutz* 的原則爲基本，才能實現。

第二十五條 爲貫徹以上要求，國家應成立強固的中央集權政府，在政治上對於全國以及一般的國家機構應有中央議會的絕對權威。爲使國家公佈的概括的法律推行於各聯邦內，應成立階級議會（*Ständekammer*）和職業議會（*Berufskammer*）。

本黨領袖誓以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以貫徹上列各項的實踐。特此爲誓。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慕尼黑——以上就是國社黨的綱領。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全體大會通過「此黨綱不得變更」的決議，然而這不是指不得變更其中的一字一句，亦不是指禁止改善綱領所載各項，其意祇爲此綱領的基礎和根本思想斷乎不得動搖。綱領的三大支柱，由希特勒特別書出；就是：

「公益先於私益」。*Gemeinnutz vor Eigennutz*

費特在他所著「國社黨的綱領及其世界觀的基礎」一書中所說的，就是這個綱領的信條。再有：

「禁止高利盤剝」。*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

這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核心。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霍夫布洛酒家大廳中，充滿了二千以上的人，其中半數以上是馬克斯主義者，他們打算用狂喊來壓倒希特勒的演說，但希特勒的同志立即使之沉默下來，希特勒當衆宣讀黨的綱領，並加以說明。當他提示每個條文要求投票時，都在極烈的掌聲中通過。他一條一條提出，歡呼之聲也一次高於一次。運動的核心由是作成。以後幾乎每星期都在霍夫布洛會場舉行大集會。不久，他們不得不尋找較更大的集會場所。國社黨鮮紅的廣告，以及含有刺激性的內容，吸引了無數的民衆，並且每次集會總可打動許多敵人捐棄敵意。前來參加。

一九二〇年四月，希特勒在巴威利亞南部的洛仁罕（Rosenheim）地方，創設在慕尼黑以外的第一個地方支部。以後不久，希特勒自己所創製的卐字旗出現了。這是採用古來俾士麥時代帝國的色彩：紅色是象徵社會思想，白色是表示國家主義，黑色卐字是標記爲雅利安種族勝利而奮鬥。並將旗的圖案作爲黨徽，集會時幹部人員於是都在臂上佩一卐字臂章。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希特勒得到黨員的詩人提德立希，愛卡爾脫 Dietrich Eckart 的助力，着手刊行黨的週刊雜誌「國民觀察報」，愛卡爾脫在這裏寫了許多熱誠的社論。

一九二〇年末，國社黨已有三千名黨員與數萬人的同情者，其中有許多本是馬克斯主義

的黨徒。國社黨熱心同志詩人愛卡脫爲國社主義運動作奮鬥歌。

歌名「德國醒罷！」

衝鋒！衝鋒！衝鋒！

衝鋒！衝鋒！衝鋒！

齊鳴着各處鐘樓的銅鐘！

喊起了男子，老人和兒童，

驚動了少女奔下樓梯，

驚動了慈母跑開搖籃！

聲如霹靂，振盪了空氣，

起來，起來，在復仇的獅吼中！

連死者都會在坟墓中驚動！

德意志國家！醒來罷！

一九二一年正月底，巴黎賠款會議議定德國須付極大的賠款。爾時業已成立的國家主義聯合團體和國社黨聯絡，準備共同舉行反對巴黎會議決議案的示威大會。希特勒大爲贊成，

唯因「國家主義者」對馬克斯信徒的恐懼，集會的地點與時期總是遲遲不決定，後來希特勒決計由國社黨單獨發動示威運動。二月二日，他借到慕尼黑最大的集會場所克羅納馬戲場。示威的前日，張了紅布，樹起卐字旗的運貨汽車週遊全市，分發傳單。這算那時最新式的宣傳方法，這次集會共集合了六千五百的聽眾，他們聽了希特勒二小時有半的演說後，大為激動。齊聲唱出「德國超乎一切」的國歌而散會。國社黨每次集會在散時大家總由內心唱出德國國歌。二星期後，希特勒在克羅納馬戲場再舉行第二次集會，宣傳更形強化。不久，在慕尼黑黑每星期舉行二次或三次的大集會。

希特勒在他的演說中，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犯罪者，攻擊最力，揭發其腐敗政策并將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目標與之對照。國社黨宣傳的對象，以凡爾賽條約為主，因為馬克斯信徒的執政者當時正廣播流言稱凡爾賽「和平」為德國民族復興的出發點。其中特別是勞動階級受其迷惑，——希特勒的言詞，要讓國民深切明瞭這個條約是使德國及整個德國民族成為奴隸而自趨滅亡之路，所以他的演說標題總不離下列各點，如「將來的德國勞動者」。

「凡爾賽是德國的滅亡！」「我們要有將來還是要滅亡？」「要做政治家還是要做民族罪人？」

「德國工人與和平條約」，「國際團結與猶太人的欺世主義」等等，都是針對着目標

而發的。希特勒對付聽衆所起的疑惑，有相當巧妙的心得。凡聽他演說而起疑惑的人都因這種疑惑在瞬間已被他自身所反駁，而大感驚奇。口若懸河的希特勒能夠使集會的人都忘却一切互相的對立，所以不論是巴威利亞人或普魯士人，不論是保皇黨或共和黨，不論是舊教徒或新教徒，都促其爲了共同的祖國德意志而互相團結起來。

反對黨在起初絕未想到國社黨有如此的能力，現在因爲運動成長極快，所以大感狼狽。當時平民國家主義的巴威利亞地方政府在保皇黨卡爾（von Kahr）主席下，與官吏制度下養成的奉行官吏等，對於激烈的國社黨行動，認爲有妨害「安寧與秩序」的危險，當給國社黨不少的威脅。但皇天不負苦心人，慕尼黑官廳中幸有兩個真的德國人，一個是慕尼黑警察總監貝納（Pöchner），另外一個是政治警察長官費力克博士（Dr. Frick）。他們二人認識國社主義運動的意義，暗中有種種的扶助，使宣傳工作毫不受阻礙。因此，這二人的態度就受到巴威利亞地方議會與政府種種的攻擊，但他們却絲毫不被動搖。

一九二一年秋，巴威利亞新政府掌權，對於一切國家主義以及反猶潮流採取銳利的攻擊。貝納與費力克因不願妨害他認爲將來能復興德國的運動，所以請求調職。但這時國社主義本身已極堅強，政府方面已不能簡單地加以解散命令。官僚的高壓的結果反使運動的戰鬥力

更形強大。

其間，宣傳主任希特勒的活動與成功，引起了黨內多數黨員的嫉妬。他們試圖排擠希特勒，然而希特勒應付他們的挑戰。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總會選舉他爲黨魁，這是最適宜的時候。宣傳的初期使命業已完成，國社黨獲得了多數的黨員與擁護者，現在應開始組織工作。希特勒首先廢除黨內的議會制度。停止從來委員會所使用的討論與表決；黨魁是唯一的一的責任指導者，他獲得完全指導者的權威與責任，他指定了輔弼的人選。輔弼者在其職務範圍內有完全的權威，僅對黨魁負責。這樣，希特勒本着領袖制度，已在慕尼黑作了黨的日常組織，與未來的國社主義治下德國的雛型。

希特勒這時招致了以前在他團裏的班長、亞孟（Max Amann）擔任黨務理事，亞孟的幹練，希特勒在戰場上就已知道。他幫助希特勒，使黨內事務與「國民觀察報」的經營，并非有條。十一月一日，黨的事務所移到較爲壯麗的地方去。到一九二一年底止，黨員總數達到六千名。十月十一日，在次維高（Zwickau）創設巴威利亞以外的第一地方支部。

這在局外人看來，經過二年的集會與宣傳活動的結果，黨員六千人的數目，恐怕還不以爲大；然而當時是馬克斯主義的毒害與恐怖行爲最盛的時代，因此，僅僅在德國一個都市之

中，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了。並且這六千數目是登記的黨員是願爲捨棄生命以抗馬克斯主義的人，此外尚有數萬人做國社黨的同情人。入黨的手續和今日相同，須依照極格的原則。唯有具獻身決心的人，纔有做黨員的資格。因此，凡是登記的黨員，都可看作國社黨鬥士的精銳部隊。

運動的日趨高昂，引起馬克斯主義者之間的最大驚愕。起初赤色報章曾主張讓國社黨自己去倡狂，使國社主義運動自己爲會迅速的消滅。但是後來見到自己的同志出席國社黨集會，日多一日，他們變更戰略。命令自己同志到國社黨的集會中去搗亂，結果更不佳。去的時候是一羣馬克斯主義者，但歸來時却有很多人成爲國家社會主義的信徒了。

國社黨的集會指導方法，與民間各黨派完全不同。希特勒不知道用「各位淑女紳士們」的口吻，他只知道說「各位男女同志」。而集會完全是軍隊式的，凡圖妨害會議的人，都被攆出。希特勒深信就是真理也得有實力爲後盾才能貫徹。並且也確信國家社會主義祇有採用與馬克斯主義同樣的恐怖手段，纔能夠對抗它，克服它。因此，他在一九二〇年集合了願爲國社思想決死戰的強壯學徒，學生，工人，與以前會上戰線的兵士，在愛密爾，毛立斯（Emil Maurice）的指揮之下，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命這隊爲「體育競技部隊」，它不久

顯出了巨大的戰鬥威力。

馬克斯主義的報章猛烈攻擊國社運動，宣稱暗殺當時一個共黨代議士是國社黨所爲。十一月四日，希特勒決定在霍夫布洛會場舉行集會。在開會前不久，希特勒得悉共黨份子每來搗亂會場，當時糾察隊員祇有四十名。希特勒立刻對他們作了一番極誠懇的訓話，因爲倘若馬克斯主義者搗亂會場的計劃能夠成功的話，那簡直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或許會結束了國社黨的生命亦未可知。最後，希特勒傳告各隊員，若有人懦怯畏縮，他決親自卸下那人的卅字臂章。集會開始了，約有八百名的馬克斯主義者圍坐在希特勒演講台前，一小時半之間，他們毫無特別的妨害舉動，但後來他們集合無數的大啤酒杯，突然騷動起來，瞬刻之間，啤酒大杯滿場亂擲，椅腳當作武器，會場已被極度的恐怖與混亂所支配了。可是糾察隊員立刻在毛立斯與赫斯的指揮下，向敵人攻擊。過了不多時，他們已全身血污，但祇在二十分鐘以後，共黨主義者已被迫退到會場的一隅。再在槍聲數發之後，最後的敵人亦被驅逐出去。希特勒若無其事的繼續演講。從這天以後，希特勒將「挺進隊」(Sturmabteilung) 這個光榮名稱賦予糾察隊。慕尼黑的馬克斯主義者再也不敢企圖加以妨害了。

挺進隊因爲是由戰後的士兵所組成，所以與打倒「過激社會主義革命派」(Spartakus-

mus) 的義勇軍，保衛團，以及人民軍隊迥然不同，因那些團體缺少偉大的思想。他們的鬥爭，也不過爲社會民主主義效勞而已。但希特勒却作成爲偉大政治思想奮鬥的政治軍人典型。他們的使命乃是爲這個思想而從事運動，必要時且不惜以身殉之。這不過是一種祕密的結社。糾察隊的行動應該是堂堂皇皇的。後來，他們都穿上了褐色制服，高舉黨旗在街上歌唱遊行。這就是國社主義運動強有力的宣傳。

挺進隊的出現，使「各市民派」也漸漸感到國家社會主義的可畏。一九二二年五月，巴威利亞政府欲驅逐希特勒出境，但到底不敢實行，因爲他的勢力已太大了。然而因唆使搗亂反對黨派的集會，從六月到七月，他被監禁了一個月。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希特勒再在慕尼黑黑廣場六萬人前舉行演說，反對專在阻止德國國家主義派活動的「共和政治保護法」(Gesetz zum Schutz der Republik)。此時各愛國團體舉行聯合示威，國社黨以挺進隊數分隊與二個軍樂隊爲先導，在十五支卍字旗下，成列遊行。民衆感到極度興奮。當共和派的防衛同盟團員想搗亂示威遊行時，立刻被挺進隊驅散。這天，挺進隊獲得了街頭的支配權。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四日，希特勒與挺進隊八百名一同抵達哥堡(Coburg)，參加國家

主義各團體所召開的「德意志大會」。希特勒一行到達時，他聽到「國家主義者」已向馬克斯主義者保證不列隊示威遊行的消息，大爲憤慨。於是他單獨令挺進隊打起卍字旗號，高奏音樂進入哥堡城。馬克斯主義者向他們投擲石塊，但數分鐘內，他們即被挺進隊驅散。那日晚上，雙方的戰鬥依舊繼續。翌日正午，希特勒率領了挺進隊，通過共產黨員擬作反對示威的市廣場，敵人竟不敢向挺進隊施行攻擊。共產黨在哥堡也已受到挫折。希特勒於是在巴威利亞各地採取同樣的行動，共黨的根據地相繼爲挺進隊攻克。一九二三年三月，希特勒任命戈林爲挺進隊總指揮。這時，更從挺進隊中選拔精銳，組成護衛黨務重要人員的特別衛隊，他們都帶着有骷髏記號的黑色帽子，以後此隊便發展成爲「親衛隊」(Schutzstaffel或SS.)，專事保護黨的指揮者們。

這時運動已成爲巴威利亞的一個有力的政治團體。一九二二年，紐倫堡的「法朗肯隊長」斯德萊駱(Frankenführer Julius Streicher)率領了「德意志社會黨」，與國社黨合併。十一月三十日，慕尼黑一天之內有五次大集會，十二月十三日有十次大集會，但都在極度擁擠的情形下舉行。

自此以後，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聲譽，漸漸傳播到巴威利亞邦境外。在柏林也組成希特

勒圍，可是普魯士邦因鑒於此運動在巴威利亞的急速發展，頗爲警戒，所以普魯士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下令禁止國社黨活動。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三年中，塞克森，吐林根，巴登，赫森，及勃郎斯伐克等地也相繼頒布同樣的禁令。

一九二三年，新的國難又臨到德國。一月十一日，法國軍隊藉口德國不履行賠償義務，侵入魯爾區域。庫納（Cuno）政府於是採取消極抵抗的手段，組成了市民社會民主的「統一戰線」。希特勒與國社黨當然不加入，這却使市民派大爲憤慨。

這個時候，希特勒正在計劃召開國社黨第一次全國黨員大會，擬在慕尼黑舉行，但被政府所禁止。後由一九一九年解散慕尼黑農工委員會的國防軍愛泊將軍（Franz Ritter von Epp）的斡旋，始獲得特別許可。一月二十七日一天中，希特勒舉行了十二次集會，次日在馬爾斯費特（Marsfeld）將最初的四面黨旗授與挺進隊。國社運動的擴大，亟需發行機關日報，於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以後，將「人民觀察報」改爲日報。

敵人侵犯國境的時候，政府對於事態之毫無能力，迫使希特勒完全變更以前的戰術。過去，他想由具有堅決意志的同志所組成的小集團出發，漸次前進，將國家社會主義思想輸入德國國民腦中。這是需要長期的艱苦活動的，但現在非採取迅速的行動不可了。對侵入的法

軍的積極抵抗，急不容緩。凡有軍人精神與行動意志的人，都應起來團結一致。希特勒與德國北部抱着和國社主義相同思想的「德國國民主義自由黨」(Deutsch-voelkische Freiheitspartei) 首領格雷飛氏 (Albrecht von Graefe) 締結協定，承認德國北部是德國國民主義自由黨的活動區域，德國南部是國社黨的活動區域，希特勒之所以一反他不與其他團體相提攜的原則，而毫無躊躇地同意此種結合，乃是由於國社黨在德國北部被禁止之故。

鑒於當時的情勢，挺進隊已被改組爲武裝團體，一九二三年二月起，與「南德高地同盟」(Bund Oberland) 及其他武裝團體結成「愛國鬥爭團體協力聯盟」，由退伍軍官克里培 (Hermann Kriebel) 中校擔任指揮。五月一日，馬克斯主義者在慕尼黑舉行示威運動，鬥爭團亦集結遊行。希特勒本來決心和馬克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國民欺騙者一決雌雄，但因「國民」政府動員警察與國防軍預作戒備，遂未實現。

當時，魯爾地方有民族思想的人，已組成各種小團體，擬積極反抗法國的彈壓者。其中有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許拉吉泰 (Albert Leo Schlageter)，因被賣而爲法軍逮捕，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寶賽道夫被槍殺。鬥爭團爲紀念這個英雄，六月十日在慕尼黑舉行盛大的葬儀。

巴威利亞政府因希特勒的聲望日益增高，非常憂慮。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德國體育節」時，政府令軍警監視運動選手與挺進隊的慶祝行列。當隊伍行近克羅納馬戲場時，軍警竟用強力來驅散隊伍，奪取挺進隊黨旗一支。豈知這種暴力行爲，反使國社運動獲得更多的同情者。

國內情勢愈益深刻，鬥爭團防護不懈。九月一日、二日在紐倫堡舉行的「德意志大會」，約有七萬人參加遊行。從「鬥爭團體協力聯盟」中；更由國社黨（挺進隊），「南德高地同盟」和「國旗」組成了「德意志鬥爭同盟」。歐戰名將魯登道夫亦出視於「德意志大會」中。「鬥爭同盟」不久鑒於統一的強力指導政治的必要，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爲一團，受希特勒的支配。

一日後，新首相斯脫雷斯曼放棄魯爾區域的消極抵抗。塞克森和吐林根境內，共產主義的氣焰高漲。萊茵地方則有法國援助下的獨立運動派在計劃脫離德國。一方面德國通貨的價值一落千丈，瘋狂似的通貨膨脹使國民陷於絕望之境。國家主義者認爲放棄魯爾的抵抗實屬出賣德國國民的行爲，都激昂非常。

反動的巴威利亞政府以爲時機已到，任命卡爾（Kahr）爲國務總理，委其全權行事。

於是卡爾在巴威利亞宣佈戒嚴，禁止希特勒對魯爾叛逆者提出十四項抗議的示威運動。

魯爾區域消極抵抗放棄後的第三日，社會民主主義大總統愛培爾脫宣佈全國戒嚴，由國防部長蓋斯拉握執行權，委諸軍管區司令官施行。巴威利亞軍管區司令官羅素將軍(Losow)拒不服從，歸向卡爾。蓋斯拉雖下令免職，然而卡爾却任命羅素爲巴威利亞的地方指揮官。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巴威利亞的部隊向慕尼黑政府負責。這是對柏林的公然謀叛。這時希特勒的處境非常困難，他一方面雖贊成打擊十一月革命派中心地的柏林，可是在他方面，他又知道巴威利亞的反動者們，所謀者不是德國，而是恢復巴威利亞王國，以及欲將巴威利亞脫離普魯士的勢力而獨立。

反動派感到若不借重希特勒的勢力，對於柏林決不能有所成就的。所以他們與希特勒進行交涉，商議進軍柏林，一味用甘言蜜語來引誘他。因爲希特勒所關心的是德國，不是巴威利亞，所以他們絲毫沒有將指導權交給希特勒的意思。希特勒洞悉反對黨的意圖，但他認爲門爭團與國防軍若得巴威利亞部隊及地方保安警察的協力，要推翻十一月革命派政府，是很有可能。行動須要迅速，尤其在對付反動派擬利用國社運動以完成其目的，且圖使國社運動陷於窮境的計劃時，更非先發制人不可。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卡爾在慕尼黑的市民酒窖地下室中演說，議長席上坐有羅素將軍與地方警察總監賽塞（Seisser）。這時，希特勒率領武裝挺進隊侵入，向天花板放射手槍一聲使眾人靜聽，當場宣告國民革命。在戈林向大眾演說時，希特勒在隣室中，說服卡爾、羅素及賽塞，使他們贊成他的計劃。魯登道夫亦在此時趕到，聲明願與之共同協力。

希特勒轉趨大廳中，宣佈罷免愛培爾脫總統及柏林德國政府，並宣佈另在他的指揮下組織國民政府，由魯登道夫任國民軍總指揮，卡爾爲巴威利亞執政，貝納爲巴威利亞首相，羅素爲國防部長，賽塞爲軍政部長。

魯登道夫、貝納卡爾、羅素以及賽塞亦都在會衆之後演說。他們聲明支持國民革命，各人願負責任，會衆非常激動，報以呼聲。

可是，在當晚卡爾、羅素與賽塞却改變了態度，背着希特勒準備打倒革命。第二天早晨，慕尼黑新警察總監費立克與貝納都被逮捕以慕尼黑市民正對晨刊關於國民革命的消息極興奮時，希特勒已接到了背叛的消息。憤慨非常，決意在可能範圍去挽回墜勢，將國民大眾都一致擁護他革命的事，顯示給背叛者。

於是堂堂的隊伍在慕尼黑大街上遊行，當前的旗後走着希特勒、魯登道夫、格雷費和戈

林等要員。以後緊隨着挺進隊、鬥爭團、黨員和革命運動的同志。街上飄揚着許多舊時國旗，從市政府起，都高懸着黑白紅的老國旗和國社黨的卅字旗，人人高唱德國國歌，遊行隊伍所經之處，都受到羣衆熱烈的歡迎，無數民衆都來加入這遊行。

這時忽然發生一件不可信的事。遊行隊伍從奧特翁廣場（Odeonsplatz）行到元帥亭（Feldherrnhalle）處，警察忽從多方面以步槍、機關槍向非武裝的示威運動者射擊。國家社會主義者與「南德高地聯盟」隊員十四人，當場中彈斃命，「國旗」的二隊員亦同時在陸軍部官衙旁羅難。很多人都負了傷，希特勒被他身旁的人因中彈而拖倒在地上，他的肩部也負了重傷，於是同志把他移到安全的地方。戈林也負了重的創傷，魯登道夫則被拘捕。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希特勒在斯泰費爾湖畔的烏芬（Uffing）地方被捕，押往勒希河畔的郎次拜爾希（Landsherg）要塞監獄。在這個時候，掌握全國軍權的塞克脫（von Seeckt）將軍，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國社黨，當時的登記黨員共有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七人。十二月二十六日，國社運動的健將提德烈、愛卡脫，在監禁了六星期後，病死獄中。

一切似乎都已付之流水。希特勒嘗到了苦味，可是他依舊保持他的信念與意志，他知道

他自己的使命尚未完成。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希特勒及其親信同志被控爲叛逆罪，他們站在慕尼黑人民裁判所的法庭中，爭得了一次運動最大的勝利。他知道全世界的言論界都極緊張地在等待審判。在那次偉大的演說中，他闡明了自己的出身以及國社主義的思想與運動的目標，並對馬克斯主義及反動份子作嚴峻的批判，其結論頗帶着預言情調：

「青年們如潮湧的一致奮起，從十一月八日的成功可證明。絲毫不後退，使國民不但不感到氣餒，並引起了極度的激勵，這就是十一月八日的最大收穫。我深信十一月九日向我們開槍的人們，總有時候會與我們現在揭了卍字旗在街上的同志團結。我相信我們血族不會永遠讓我們分離。總有一日，國防軍的將校和士兵，必來站在我們這方。我們所組織的軍隊，正在刻刻急速成長中，尤其在這幾天的情勢中，我有無限的希望，我知必有一天那激勵的羣衆成爲營，由營成爲團，由團成爲師。舊的徽章將從泥中拾起，舊的旗幟將再高舉飄揚，在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最後裁判下，會互相諒解。我們抱有這種可誇希望，我們必將站在上帝的裁判座前。」

希特勒當時所預言的，今日都已成爲光輝的事實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希特勒因叛逆罪而被禁錮五年。惟如在執行期內行動合法，可於六個月後獲得緩刑，予以開釋。

檢察官在控訴希特勒言辭中尚且說：「希特勒在被壓迫被奪去武器的國民中，努力喚起他們對於德國的信念，不論其事情如何，確是一大功績。」彼并稱希特勒是一個「有幹才的男子，一生能抱定崇高的使命并不惜以自己生命犧牲而成就他的理想。」

第四章 獲取政權的鬥爭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

黨被解散，黨魁被監禁，然而運動尙未泯滅。在羈押之間，希特勒決心非使國社黨將來在議會中獲得權力不可。結果。這成爲運動勝利之重要步驟，希特勒由此採取合作的途徑。以前，國社黨在議會選舉中並沒有提出候選人，僅從大眾之中集合鬥士，結成了一個組織。在這種狀態之下，要獲取國家的權力，國社黨祇有發動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纔有其可能性吧。但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却證明這種方法沒有成功的希望。在市民系政府的警察力下，民衆運動毫無力量，因爲在舊德意志的傳統規律下所養成的警察隊，都相信必須服從新系統，竭力抑制民衆運動。正如過去擬用敵人的利劍來打倒馬克思主義一樣，希特勒現在是打算襲用敵方的手段，由進出議會而傾覆十一月革命的民主政體。

在議會中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決不能成爲「議員」。這種危險與結果，希特勒以前曾在奧地利的汎德意志運動中經驗過。國社黨的代議士應該永是鬥士，爲了運動必須利用議會政

治所有的利益。代議士的津貼爲運動所歡迎的財政來源，必須供給黨的用途；火車免票是由國家出費以供代議士旅行國內之用者，但亦可用於宣傳國家社會主義；代議士的不可侵犯權，即在黨被禁止的時候，也得保障他們爲運動而活動，因爲依據民主主義的原則，就是對於國社黨代議士，也不能妨礙其辯論的活動。國社主義運動雖然攻擊議會制度，但國社黨議員們在反對黨要侵奪他們的權利對，他們却可藉口「民主主義的權利」去對他們。

國社黨議員不得視議會如安樂窩。與他黨聯合，除了爲謀自己運動的便利，暫時與其他團體合作之外，是決不容許。國家社會主義在議會中並不能作積極的贊助，他們祇不過竭力困擾其他黨派，把議會的講台作爲宣傳的工具。國社黨議員不能讓他們永佔議席，必須設法萬事從中搗亂，要使議會常遭解散常實行總選舉，由於強化的啓蒙活動來增大運動的勢力，以便在未來議會可以獲得更多的國社黨議席，使有一日，國社黨獲得大多數的議席。希特勒如此計劃用民主主義的法律，不用暴力以求合法地獲得政治權力。這個原則由德國國會中國社黨議員團首席弗里克不顧一切的堅持實行。他就是以前慕尼黑政治警察長官，現爲國社黨政府中的內政部長。

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即在人民裁判所判決數日後，最初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巴威利亞

地方議會中當選。「國家主義集團」於一百二十九議席中，獲得了二十三席。同年五月四日舉行的國會選舉中國社黨與德國國家民族主義黨共同在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黨的名稱之下，提出共同名單，獲得了三十三席的議席，此數在當時情勢下不算爲少，然其中歸於國社黨的，僅數席而已。費立克在被判「同謀逆叛」罪一月以後，就進國會爲議員。

因爲國社黨被解散，指導者被監禁，國社黨乃不得已與德國國家民族主義黨結合。沒有能夠替代希特勒來担任指導，因此國社黨這時分爲種種國家主義的組織，被解散的挺進隊也加入了「戰線團」Frontbann，這裏有許多人是以前各武裝團體的團員。雖則如此，國家主義組織依舊缺乏一致與強力的指導。

通貨膨脹告終，到處恢復了安甯與秩序。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會不顧國社黨與德國國家主義黨的投票反對，通過了根據道威斯計劃的道威斯法案，使德國又負上了道威斯公債。但是多數的國民因外表上經濟情況已見改善，所以都相信這是好的。德國人既入道威斯計劃殼中，法國在魯爾地方的軍隊亦漸次撤退。國社黨向所宣傳的攻擊據點逐亦消失，而韋馬憲法的政府的腐敗，這時也不受人們注意了。

到了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希特勒仍舊沒有被釋，但釋放之日已爲期不遠。十月二十日

國會再度解散。在總選舊中，正如一般情勢所豫期，是「市民的」中間派得勝了「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在三十二議席中，僅僅保有十四席，其中歸國社黨的祇有四席。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希特勒終被釋放，

在監獄中，希特勒口述「我的奮鬥」第一卷，由其私人秘書赫斯Rudolf Hess筆記。這書是運動有統一進展的基礎，對國家社會主義者與全德意志國民闡明希特勒的根本思想及其意志。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布洛加部羅酒場Bürgerbrau 重建國社黨，從此與德意志國家民族主義黨分離。同時並重建挺進隊，但這不再是武裝團體，而負起了政治防衛及鬥爭隊的本來使命。

國社黨再建後一日，社會民主主義的大總統愛勃脫逝世，在第一次選舉中，國社黨推舉魯登道夫，得到二十萬票。在第二次的決選中國社黨爲登堡元帥効勞，他雖然已有七十八歲，但他覺得還應再度起茶領導德國國民。四月二十六日，興登堡被造爲大總統。所事其後對於國社主義運動很大的意義國社黨正欲復活之際，人家對它的鬥爭却又開始了。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巴威利亞當局卽下令禁止希特勒在當地演說；普魯士，撒克遜，巴登，以及其他

地方亦相繼續發出禁止他演說的命令，因而希特勒結果祇能在威登堡，吐林根，勃郎斯代以克以及麥克倫堡，斯威林等地演說。國社黨議員們在國會中猛烈及對這種箝制言論的措施，但此禁止發言命令在巴威利亞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爲止普魯士到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爲止，迄未取消。以前支持希特勒的人，有許多已厭倦鬥爭，對前途殊爲失望，終至背離希特勒，然而真正的鬥士仍爲希特勒和國社運動的緣故獻身，不惜犧牲。他們分散在國內各處，宣傳被國家權力所禁止發言者的思想。國社黨創設了許多新的地方支部，並且也形成若干最初的省黨部。

担任政治運動的宣傳與組織的人員，來自民間的各個特級。他們以前是安份畏罪的人，現在成爲狂熱的鬥士，且發展而成動人的演說和幹練的指導者。爲貫徹國社主義世界觀的鬥爭，再在各處強力地開始突破。總遇到有力者的阻撓這個鬥爭雖是艱難困苦，但這些運動細胞從微渺的地方出發，終必在敵人的嘲笑唾罵之下，漸漸抬頭前進但是國社黨現時所變的環境，一面是社會人士的譏笑和不諒解，另一面是德國因道威斯計劃，經濟狀況業已敗落，國社黨欲在這樣困難情勢中再作政治奮鬥，未免無意識的要陷於絕望。唯賴希特勒有就信老同志的，輔佐才得成功事業。他們現在大都被任爲各黨部主任。幫助他建成新國家，並合力維

持它。今將親信中最有名的代表列舉如后：撒克遜的工場主任墨契曼（Martin Mutschmann）、巴登的退役少尉華格納（Robert Wagner）、麥克倫堡農夫希爾特白郎特（Friedrich Hildebrandt 萊茵地方的化學家萊伊（Robert Ley）、柯赫（Erich Koch）、華格納（Josef Wagner）、考夫曼（Karl Kaufmann）、安赫脫的退役上尉羅柏（Loeper）霍爾斯垣商人羅塞（Hinrich Lohse）、威斯脫法倫區的退役上尉否弗（von Pfeffer，柏林的參事官許朗格博士（Dr. Schlange），以及法爾茲教師勃爾格（Josef Buerckel）等。大學教授美龍博士（Dr. Thevdore Mahlen），在一九二四年在潘墨倫區國社黨創立皆黨部及國社黨新聞「北德意志觀察報」：因此他被市民系的政府免去大學教職，數年以來並沒有收入，但他不過是國社主義運動而犧牲職業，地位，官職和收入的數千鬥士中之一人而已。在赫森，彼得格曼因特（Peter Gemeinder）不顧自己嚴重的心臟病，繼續鬥爭，終於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瑪因次的大會後突因心臟痲痺而死。郭培爾士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即任「民族自由」報的編輯，且為「國社主義通信」的創刊者，在愛蒙爾白費脫（Elberfeld）。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他被任為柏林的市黨部長，在赤色首都中作非難而終於勝利的鬥爭。在佛爾斯館（Pharusstasi）激烈會場戰中，他得到挺進隊的幫助，擊破柏林共產主

義者的恐怖行爲。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柏林禁止國社黨的活動，可是他在此時起至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禁止期中，却創刊了「攻擊報」(Der Angriff)這在柏林鬥爭中是最銳利的武器之一。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希特勒第一次在柏林的斯保特廳(Sportpalast)舉行演說。地方爲支部和各省黨部的挺進隊次第成長，成爲有攻擊的政治戰鬥部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以來，直到一九三〇年九月二日希特勒自任最高指導者時止，挺進隊是受着退役上尉(否弗 Pletzer)的指揮。

希特勒從慕尼黑指揮着運動，宣傳和組織等工作。國社黨的宣傳人員相繼旅行，其中有一個名叫盧道維，慕伊馬亞，他本來是一個牧師，但從一九二六年起到國社黨掌握政權時止，他曾在一千二百個集會中作宣傳演說。對他而提出的政治控告，多重百件以上，但結果簡直都被判爲無罪。國社運動鬥爭的成功，使黨愈益增大。一九二五年末共計黨員二萬七千人，一九二六年末是五萬人，一九二七年爲七萬二千人，到一九二八年竟增至十萬八千人。每年召開一次各地運動的各分黨部全國黨員大會。一九二六年七月召開的第二次黨員大會(第一次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在慕尼黑舉行)，六千名挺進隊員在希特勒前面列隊走過，並接有

隊旗六面。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三次黨員大會在今日國社黨指定的大會首都「紐倫堡」舉行，受三萬人參加挺進隊的行列。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國會舉行總選舉，國社黨獲得十二席，這與四百九十一名的議員數目相較，尚不爲多，但這是純屬國社黨的議席。德國民族主義黨連一席也沒有獲得，他們的指揮人物如里文脫洛（Reventlow）、許特爾（Stoer）、古柏（Kube）等流，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都已追隨希特勒，所以國社黨在國內已成爲民族主義思想的唯一代表。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運動的上升果屬可喜，但爲國社思想而欲取得德國的可能性，因國社黨員每年僅加二萬五千名之故，前途很遙遠。這時，世間已明白道威斯公債的經濟興隆，不過是外被的繁榮而已。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更認識了道威斯計劃是不能做到的，於是使德國國民完全成爲奴隸化的楊格計劃代之而起。希特勒捉住這個機會，發動反對楊格計劃的鬥爭運動。爲要貫徹目的，他率領國社黨和胡根（Hugenberg）所率的意志國民黨（Deutschnationale Partei），以及塞爾梯（Selde）統領的戰線軍人同盟「鋼盔團」（Der Stahlhelm）共同參加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組成的「德意志人民全國請願委員會」。誓必以人民請願的力量來阻止接受楊格計劃。因此運動傾舉全力，盡瘁於反楊格計劃的鬥爭

。凡爾賽屈辱和約簽字十週年的那天，國社黨工人與學生們在柏林舉行示威運動，誰知剛開始高唱德國國歌時，馬克斯主義的柏林警察竟以橡皮棍強行驅散。一九二九年八月在紐倫堡舉行第四次全國黨員大會時，在羅脫波爾森林中（Luitpoldhain），擁有六萬人勢力的挺進隊，整隊進行於希特勒之前。希特勒除授給挺進隊旗二十四面外，還將十面突擊旗授與一九二五年前所創設的親衛隊。

這是人民請願名冊被提示了，政府對於官吏的殘酷恐怖手段也就在此刻開始。凡參加人民請願的官吏，都將遭受懲戒處分的威嚇，政府這種違背憲法的行動，引起了人民非常的衝動。許多人都較前更清楚地認識了當年事態，參加人民請願的人，超過了四百萬。於是不得不實行人民表決。有五百八十萬人投票贊成。這雖不能說是十分滿足，但是運動已經過很好的鬥爭試練，顯然強化起來了。

其間，在撒克遜，麥克倫堡，巴登，呂伯克，吐林根等地的各種選舉中，國社黨亦有同樣的成功。六月間，哥堡（Coburg）的市參議會選舉中，國社黨第一次獲得多數。一九二九年來，黨員已達到十七萬六千名。當時國社黨聲勢的景況，可就一個大學生而兼挺進隊長衛塞爾（Horst Wessel）所作的奮鬥曲中見之，其辭如下：

卍字旗高撐，隊伍浩浩堂堂，

衝鋒隊在前領導，步伐整齊響亮；

弟兄們有喪在紅色陣線和反動派的刀槍，

他們的精神始終是附在我們的身旁。

街衢已爲赭色隊伍開放，

街衢已爲衝鋒員掃蕩；

人人對着卍字旗隻，抱着無限希望

生機和自由的時日就將光降。

嗚嗚的喇叭，最後爲着召集吹放

我們聞警出戰，理直而氣壯；

希特勒旌旗就快在各地飄揚，

奴化生活僅不過暫時地倡狂。

卍字旗高撐，隊伍浩浩堂堂，

衝鋒隊在前領導，步伐整齊響亮；

弟兄們有喪在紅色陣線和反動派的刀槍

他們的精神始終是附在我們的身旁，

站在挺進隊先頭的小隊長。衛塞爾（Horst Wessel）領導着國社運動，從柏林的赤色戰爭線同盟中奪得很多的鬥士。辱罵與威脅，均不能使之畏怯。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他在寓所中遇到共產黨人的襲擊，當被卑劣的對手射傷，經過極痛苦的手術後，終於二月二十三日不治殞命。發喪時，共產黨員更侵石塊投擲送喪者，並遭警察用橡皮棍毆擊。但衛塞爾的血不是白流的，他所作的歌曲傳播了全德國，喚起了大眾。他們並不是由於強迫或說服後，才投向希特勒他那裏去的，因為他們有了一種新的確信，若不取得運動的勝利誓不甘休。他們不惜將生命，財產，或他們所最愛惜的一切東西，獻給希特勒和他的思想。鬥爭時代對於他們是最苦最艱難的時代。商人被抵制，工人，官吏和職員失去了他們的職業或地位。而國家社會主義者中，被擯於社交界見逐於父母和親屬的人，亦不在少數。警察的橡皮棍威脅着首領的同志，共產黨主義者的手槍與短刀，亦在暗中窺伺着他們。運動越是天天在擴大，敵人的恐怖行爲也越是激烈。數千人受了傷，很多人終生殘廢，數百人爲了國家社會主義而捨命。然而所有的迫害與苦難，終使希特勒的人們更增其鬥志。一人前仆，十人後繼。起初是

幾千，後來是幾百萬的無名黨員，挺進隊員，以及對國主義同情者將國社的世界觀念傳播到國內每一個地方和每一個鄉村，大家奮勇活動着。唯有如此，國社黨的最後勝利才屬可能。他們無論走到何處，却毫無顧忌地閱讀黨的報紙，並且在電車上，公共汽車上，飯店內，或旅館中，遺留宣傳的文字如日報，雜誌，使旁人得以拾取閱讀。由此誘使人們加入國社主義運動。他們到處設法將談話引到政治問題上去，並表明希特勒的信賴。他們隨同挺進隊列隊前進，擔任宣傳工作，向人羣投擲傳單。每逢集會或選舉之前，國社黨分發傳單的隊伍就在晚間徘徊街頭，到處張貼國社主義運動的富有刺激的集會預告與選舉標語。並且常和政治上的敵人衝突，發生流血的事件。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吐林根舉行選舉，六個國社黨人被選入地方議會，於是就有參加國家主義政府的可能。唯如出任部長是否符合本身運動目的，黨內的議論却並不一致。但是希特勒認為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地方政府中若能獲得重要職位的話，則將來很有活動的可能性，所以他斷然排除了一切疑懼。並鄭重由宣傳闡明因國家權力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敵人手中，所以即使是部長，亦不能作出任何大事，這不過能夠在極狹窄的活動範圍以內，試圖努力實現國社原則而已。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國會中國社黨議員團主席費立克，依希特勒

的囑付，担任吐林根的內政兼教育部長。三月十二日，當國會通過楊格法案時，費立克是唯一的聯邦代表者，對於奴化德國國民的新的嘗試提出抗議。費立克以國家的精神來改造吐林根的警察，然這事遭到中央的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德國內政部長薛維林，停止中央政府對吐林根的警察補助金，可是費立克堅持原來主張中央終至不得不讓步。在涯那大學內，費立克不顧自由主義的知認分子的怒號，設置人種學講座。他對於猶太人自東歐移居，毒害國民的演劇和電影，「爵士」和黑人音樂，以及可注目的猶太人科學家，醫生，和普及的墮胎宣傳等，積極鬥爭。

社會民主派因欲卸却實行楊格法案的責任，故當時首相密勒氏 (Mueller) 就辭職，後繼者爲中央黨代表勃呂甯 (Brueining)。他在一年中繼續施行虐政；一九三〇年七月。他更爲保障依據楊格法案應行支付的賠款，發出二項緊急命令，這使德國經濟和德國國民更負了新的負擔。國會乃要求撤回七月十六日的緊急命令，但反遭勃呂甯的解散，這正是國社主義運動所久望的機會。於是開始猛烈的宣傳。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國會選舉的結果，使國社黨的敵友雙方都感到極大的驚奇。從來祇有十二議席的國社黨，現在忽然增加到一百〇七席，使國社黨一躍而爲第二位政黨。約有六百五十萬的德國人民選舉了國社黨。馬克斯主義

各黨派的喪失投票，以及因此使馬克斯主義戰線崩潰，這種成功都是很可注目的。每年的政治宣傳工作，現在是顯出效果了。同時舉行的勃郎修伐克地方議會選舉中，國社黨也獲得四十議席中的九席；在勃郎修伐克新組織的「市民聯合政府」中，國家社會主義者法郎稱博士（Dr. Franzen）被任為內政部長。

國社的褐色襯衫第一次在新國會的議會中出現了。他們開始對勃呂甯的鬥爭，然而國社黨所提出的不信任首相一案，因當時社會民主黨甚為恐懼希特勒，而投票表示擁護勃呂甯，所以結果遂被否決。

和平主義的電影「西線無戰事」，引起柏林國社黨員的激烈反對，一隊國社黨議員同挺進隊員在郭培爾博士領導下，在此片首次開映時加以搗毀。柏林街頭的示威遊行繼續數日，有國家思想的民衆一齊奮起，然警察們又用橡皮棍與手槍對付羣衆，但結果這電影在數日後終於被禁止開映。這是運動的新成功。

一九三〇年末國社黨擁有三十萬九千名黨員。勃呂甯在經濟上措置失當的結果，失業人數達四百三十萬人之多，因此國民益趨窮乏。所謂勵行條約政策，終於顯出國社黨所預言那樣的結果。因此，國社黨的地位更形穩固。可是隨國民貧困而來的却是共產主義的猛烈抬頭

，此對於國社主義運動又開始遭遇鬥爭時代的困苦艱難。

勃呂甯並不打算急流勇退。他憑議會的照應和緊急命令來施行政治。市民各派中的對立，馬克斯主義對國社主義的恐怖，這都是使勃呂甯在議會中獲得大多數的支持。

市民系諸派，靠着國會中的多數，在一九三一年二月通過勃呂甯提出的變更議會規程，斯時國社黨與德國國家黨及農民黨認為違憲，便一同退出議會。大家現在又去努力喚醒德國國民的宣傳工作。勃呂甯爲末雨綢繆計，乃於三月二十八日頒佈「政治違反行爲彈壓法 *Zur Bekämpfung politischer Ausschreitungen*」，根據這項法律，警察可禁止集會和穿着制服。爲彈壓國社黨起見，不惜努力吹毛求疵，一方面引起人們的嘲笑，一方面則使反感爲激昂，運動因此更獲得許多新的支持者。國社運動今後還要嘗到更多的新試驗。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吐林根內政部長費立克氏，因地方議會多數市民馬克斯主義者的反對，不得不辭職。國社黨雖因此失去一個有權力的地位，然而現在所顯現的經濟上失策，以及與這關聯的國社黨宣傳活動，結果僅在一年以後，即可組織純粹國社黨的吐林根政府了。

魯登道夫在數年前亦和國社主義運動脫離，主因此希特勒與魯登道夫關於對付教會的政策未能一致。希特勒在別處曾經說過：祇要不妨礙運動的統一，對宗教問題絕對不予干涉。

一九三〇年夏各種國社報章的編輯，斯屈拉塞（Otto Strasser），企圖創造革命的新黨，但是他的計劃失敗，他與許坦納斯上尉在四月一日企圖挺進隊叛離動運遭遇到同樣的沒落命運。

運動的這種危機，屬被誤解。國社主義的友人聽了寒心，而國社黨之敵人則認為是黨身衰退的徵象。像國社這樣巨大的運動，內部的危機是難免的。糠粃必須和小麥分開。祇有最良最有為的人纔能應付偉大的要求及困難的鬥爭；其中即如有些極有幹練之人，然因其缺乏十分堅強的性格，也有不少在受到特別困難的試驗當中，就顯出他們彷徨無所措，這等人現在已全被淘汰。國社運動自此以後，更形強化，更向前邁進。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勃郎修伐克代表國社黨擔任內政部長法郎稱的自動辭職即其一例。希特勒令克拉哥斯 Klages 繼任其職，挽救國社黨在勃郎修伐克的地位。

一九三一年夏，勃呂甯系人物因使德國經濟益趨衰落，引起金融的大恐慌，以致美國胡佛總統不得不急於救濟。一九三一年四月，「綱盔團」違背希特勒的希望，以解散普魯土地方議會目的，提出人民請願，結果國社黨也不得不予以支援。人民請願雖有六百萬人簽字，但到八月終於失敗，不過，這得到國家主義派在野黨的九百八十萬贊成票。一九三一年十月

十日，與登堡總統首次接見希特勒，但會談並無結果。

一日後，國家主義派在野黨於哈爾茲堡溫泉舉行集會，挺進隊與鋼盔團相偕前往。希特勒，塞爾德 Selde（鋼盔團）胡根堡 Hugenberg（德意志國家黨），前國家銀行總裁夏赫德 Schacht，博士以及其他國家主義派政治家等都去參加這集會。於是建成所謂「哈爾茲堡戰線」，決定用一切手段去計劃推翻勃呂甯政府。

十月十六日，在國會中所提出對勃呂甯的不信任案，結果以二百九十五對二百七十票之差，再度被否決。於是反對派再度退出議會。國社黨議員再從事強化德國國民的覺醒運動，並不因會中的失敗稍受影響。十月十七，十八兩日內，希特勒在勃郎修伐克檢閱十萬四千名的挺進隊和親衛隊，授與二十四面支隊旗。

勃呂甯政府至此愈益恐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勃呂甯禁止全國穿着政治的制服。共和主義各團體爲要擁護魏馬系民主政府在「黑紅黃國旗」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 的名義下，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加入了「鐵的戰線」Eisene Front。

對於國社主義運動可說是很不幸的一九三一年就此告終。但實際上，勃呂甯政權已有顯著的動搖，而國社運動則愈益強化。這時失業人數已超過五百五十萬，共產主義得到巨大的

勢力。同時，國社黨的黨員人數在一九三一年計有八十萬六千名；國社黨之勢力在奧登堡與赫森地方者，已占首位，在漢堡者已占次位。

興登堡的任期約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告終。勃呂甯對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免懷着恐懼，他思想祇有得到興登堡的支持，纔可延長他的壽命。因此，他計劃不由改選而延長興登堡的任期，要在議會通過這法律，如不獲國社黨的同意，是沒有辦法的。所以勃呂甯想徵求希特勒的同意，然而遭到他的反對，改選非舉行不可。過去在一九二五年當時不贊成推選興登堡的人，現在爲了勃呂甯系的利益，盡力於興登堡的再選，這等人就是當時的社會民主黨與中央黨。希特勒的反對派料他不敢冒敗北的危險，出而爲大總統的候選人，然而事有出乎一般意料之外的會發生。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柏林的運動廣場上，郭培爾博士宣佈希特勒親自參加大總統選舉戰。德意志國家黨和鋼盔團不願投票希特勒，因此，他們組織「黑白紅旗集團」，擁護鋼盔團團員賈斯德堡（Duesterberg）爲候選人。第四候選人是共產黨員推爾曼（Thaelmann）。勃呂甯在選舉戰中，爲要擁護興登堡之故，不惜用一切的方法和國家的手段。無線電廣播祇爲了宣傳選舉興登堡而使用，希特勒却沒有無線電可以利用。

國社運動以最大的熱情，來參加選舉戰。很有許多人認爲希特勒或許能獲得勝利亦未可

知。三月十日，興登堡得到一千八百六十五萬票，希特勒祇獲得一千一百三十三萬票。使幾十萬人，幾百萬人都感到失望，但是希特勒却決計再參加決選。他認為和興登堡這種人物競選，即使第二次再遭失敗，亦不是可恥的事。勃呂寧宣佈復活節中停止選舉戰，這給希特勒祇有六天的選舉準備。他不能利用無線電，所以他在選舉戰中首次利用飛機。他飛行德國全土，六日之間在二十一個都市演說。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大總統選舉揭曉：興登堡得票一千九百三十五萬，希特勒得票一千三百四十一萬。共產黨推爾曼在第一次選舉中得到約五百萬的可驚數目，這次則減為三百七十萬票。

希特勒的失敗絲毫沒有妨害運動的力量；但是勃呂寧却認為可對國社運動最後打擊的時期已到了。四月二十三日，他令國防部長兼內政部長格羅納氏（Gröner）禁止挺進隊。

國社運動對於這種措置毫不介意，因為普魯士，巴威利亞，威丁堡，安哈脫，以及漢堡的地方議會選舉期已近在目前。希特勒在一星期中，舉行第二次航空旅行，在二十五個集會之中演說，得到大勝利。現在除了在巴威利亞外，國社黨無論何處都是第一大政黨。普魯士的地方議會中，以前僅有六席，現在在國家社會黨的議席竟驟然增到一百六十二席（佔總數百

分之三八·三)。可是地方政府依舊不後退，繼續欲保持執行政務的地方。

從五月九日到十二日，議會中繼續投票不信任勃呂寧案，但是又被否決，市民派和馬克斯主義的「聯合」陣線，却依然占着。然因禁止挺進隊之故，國防部長格羅納終被推翻。國會中會因此引起猛烈的格鬥，柏林警察副總監猶太人伐伊斯（Weiss）因就率領警察到場，企圖襲擊國社黨議員，但結果沒有成功。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國社黨在奧丁堡選舉，在地方議會中首次獲得多數議席。那天勃呂寧更想法使興登堡在許多經濟緊急令上簽名，但是興登堡沒有答應；次日，勃呂寧終於辭職。興登堡與希特勒會談之後，便任命巴本爲首相，他的出身雖是中央黨，然因不欲與中央黨的「赤色聯合」相共，所以被中央黨開除。在他背後的是德意志國家黨和鋼盔團。希特勒當時會宣言容認巴本內閣，但附有幾個條件：第一，巴本應撤回禁止挺進隊的命令；第二，國社黨亦能利用無線電作爲宣傳。六月四日，國會被解散，這是出於希特勒所特別要求的。六月間，國社黨在墨克倫堡·許維令（Mecklenburg-Schwerin）的地方議會中獲得了絕對大多數的議席，在赫森亦獲得了七十議席中的三十二席。這次國會總選舉戰是國社黨前所未見的一次最激烈的血戰。當時國家社會主義者三十二人被殺，數千人受傷，可是社會

民主主義的普魯士政府竟絲毫不顧，對於對國社黨採取恐怖手段的共產黨，反毫不介意地袖手旁觀，並用種種方法助長其勢力。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興登堡任命巴本爲普魯士的執行委員（Reichskommissar）。巴本得到了警察的助力，廢除馬克斯主義政府；在黨人物知道希特勒在事前已贊成巴本這種處置，所以毫無抵抗地自告引退。希特勒於是又作全國航空旅行，二星期中在五十個集會中演說。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國社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一千三百七十八萬票，議席數由一〇七增到了二百三十席。八月十三日，興登堡召見希特勒。國社黨人都期待希特勒膺總理之任，願勝利之時尙未到來，興登堡僅肯委以副總理之位置。希特勒拒而不受。

國社黨之參加地方政府，完全是當它作爲宣傳的根據地，可是對於中央政府，則必須在國社黨的指導下方可，於是這就成爲問題。因爲中央政府是對全國民衆負責的，並且不論對於希特勒或國社黨，無論什麼時候凡與國社主義原則相違反的政策，他們絕對不能相容；因爲這種緣故，國社黨乃完全諒解希特勒的決意。

現在對巴本的戰鬥亦已開始，巴本自己已陷於欲逃避緊急命令的狀態中；而他的背後亦已潛伏着不給國社黨獲得政權的反動份子。這時失業者與共產主義者不斷的增加，到鮑伊登

(Beuthen) 血案判決時，情勢又復險惡異常。五名挺進隊員因殺死一個民族敗類，竟在八月二十二日被判處死刑。緊急令將共產黨和國社黨同等看待。希特勒因為政府如此不分皂白，不把愛國者與叛逆者區別出來，所以劇烈攻擊政府這種態度。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國會初開時，莫斯科的代表女共產黨員，蔡脫金 (Katja Zolner) 竟以年齡最高的資格，作為主席開會。後來，戈林在五百八十七票中得到三百六十七票，而當選為主席，這是他數年以來活動的結果。九月十二日，議會重開，巴本這時已經知道目前的事態，遂請求興登堡有與解散國會的全權；但在他宣讀解散命令以前，戈林即向巴本投不信任票，當在五百十二票對四十二票的優勢下通過，可是議會終於被迫解散。

國社黨在新選舉戰中的目標是對「馬克斯主義與反動派」。反動派以各種手段來作反希特勒工作，並宣傳希特勒是戴假面具的馬克斯主義的代表。選舉戰開始，希特勒又作全國遊行，在五十次集會中演說。可是最大的努力並不能使以前國社黨的許多選民了解希特勒拒絕出任副首相的真意，他們深信希特勒已經失去了良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舉行選舉，國社黨因上述種種原因，不過得到一百九十六席而已，較前次減少三十四席。反動派是高奏凱歌了。許多本着利己主義而加入國社運動的人，相繼脫離。國社黨經過這次淘汰，份子遂更

加純淨。

巴本在新國會中仍沒有獲得多數。但國社黨勢力是削弱了。而共產的議席則由八十九席增至一百，有六百萬德國人民選舉共產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巴本宣告退位。希特勒於是在十九日與二十一日兩天中，被召至興登堡處，興登堡表示希特勒若能結合其他黨派以構成議會多數的話，允任他爲總理。希特勒因不欲由「聯合黨徒」而任政府首揆，所以再度拒絕。興登堡至此乃完全信任希特勒，必欲任他爲總理。希特勒因沒有獲得澈底解決，不願出任，所以仍舊繼續他的鬥爭。

巴本內閣的國防部長許萊赫 (von Schleicher) 將軍這時肩承了大政，但他的施政宣言仍缺少強健偉大的思想。軍事獨裁嗎？共產主義嗎？究竟如何呢？

十二月六日國會開會，主席是最年長的立茲曼將軍，他在第一次歐戰中，在東部戰線上曾獲大勝，數年來常作希特勒的後盾，因此戈林再度被選爲國會主席。

這時國社黨又遭遇了一次利害的打擊。全國組織部長斯得拉塞 (Gregor Strasser) 被許萊赫所誘惑，脫離了國社黨。他在那時以前是國社運動中最受尊敬的一人，但他亦受不起這種大試驗。黨內發生了一時的障礙，但希特勒在國會議員團前，詳細說明斯德拉塞事件後

，同志即表明對領袖的忠誠。反動派爲斯德拉塞事件作爲口實加以攻擊，但運動却沒有受到絲毫影響。像斯德拉塞這種人物和其他雜色份子，被國社運動驅逐後，結果乃不得不逃至外國，與從布拉格或巴黎被放逐的猶太人同時被敵國政府所收買；用報章，評論，或書本，假借清楚理解希特勒及其思想的美名，向世界發出對希特勒與國家社會主義的警告，這輩人物的前途，實不勝悲慘。

又進入了新的年度。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里貝（Lippe）地方議會的選舉中，證明國社黨並未衰微。投票總數九萬九千三百〇三票中，國社黨獲得了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四票，較前年十一月六日的國會選舉多百分之五十。希特勒爲使許萊赫陷於孤立，所以開始與巴本和胡根堡進行交涉。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許萊赫要求興登堡解散國會，但遭拒絕，許萊赫於是不得已乃自告引退。一月三十日，第一次歐戰中爲兵士的希特勒，於是終被興登堡元師任命爲德國的國務總理。

經過多年的苦鬥，經過多年的辛勞與犧牲之後，第一個大目標已被達到，希特勒與國社運動獲得了政權，全德報以熱烈的呼聲。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夜，挺進隊，親衛隊，與鋼

盜團在柏林舉行盛大的提燈遊行，通過勃郎登堡門和威廉街，在興登堡元師和希特勒前堂堂排隊通過。

第五章 德國在國社運動下的新建設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

爭取德國的奮鬥，已在光榮的勝利之下告終，現在德國的新建設開始了。以後的年月，便集中在實現國社黨的綱領，振刷德國國民精神，以及建設大德國。

當國社主義運動掌握政權時，德國國民還分裂爲許許多多的黨派。希特勒在他的內閣中祇有兩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即內政部長費立克博士及不管部長兼普魯士內政部長的戈林。此外，在希特勒內閣中的是副首相巴本，德意志國家黨黨首胡根堡，和鋼盔團黨魁塞爾蒂（Selte）。

當時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排除其他政黨政派，以及如何獲得獨裁政權。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興登堡容納希特勒的提議，下令解散國會，同日，希特勒發表以消除失業與救濟農民爲目標的第一次四年計劃。

從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晚，國會大廈被共產黨徒縱火焚燬。這是共產黨徒暴動的企

圖。戈林當即斷然依法嚴辦，拘禁共產黨徒四千人，頒佈保護德國國民的緊急令，以最重的刑罰鎮壓謀叛和暴動。

國會選舉中，國社黨獲得絕大勝利，六百四十七議席中得到二百八十八席，其餘除去共產黨八十一席，已佔到絕對多數。一千七百萬人民即所有選舉民中的百分之四十四，都投票擁護希特勒。

這次選舉的結果是國社黨革命開始的象徵。國社黨已由運動獲得一切公共生活的指導權，費立克博士在數日之間，已獲德國全地的警察權，所有的官廳都高懸著卍字旗，這在三月十二日已宣佈為德國國旗。希特勒創設民衆啓發宣傳部，這是一個純粹國社黨的官廳，任命郭培爾博士為部長。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腓特立大王墓所在地波茲丹的衛戍教堂中，隆重舉行國社黨革命後第一次的國會開會式。這是在腓特立大王和普魯士軍人的古都波斯丹精神下，來喚醒全德國的國民，謀自身的更生。在這國會中，根據憲法內多數贊成，國會授權與希特勒，在當時四年之間有頒佈法律的全權。

根基於這授權法，希特勒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公佈對德國統一極重要的德國都

督法 (Reichsstathaltergesetz) ，此法嚴格限制各州的獨立性，消滅各州一切分離主義努力利己的現象。至於這個都督，是由興登堡基於希特勒的指定來委任他的舊同志。普魯士的都督是戈林，他在四月十一日接理普魯士的總理職務。他幾乎到處任命國社黨的管區長爲州長官，委任挺進隊和親衛隊的上級隊長長警察指揮。

根據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公佈的法律，將德國中央及地方官吏中的猶太人和政治上不可信賴的無能份子一掃而清。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全國所有管區內一切有身份的職業者，在「國民勞動節」那天，在騰泊爾霍夫飛機場聚集，聽聆希特勒向柏林的工人，職員和官吏作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大演說。以前爲馬克斯主義利用爲階級鬥爭的五月一日，今後は德國全國國民所慶祝的「德國國慶紀念日」了。被馬克斯主義陰險目的所濫用的職工聯合會已被解散；社會政策上的大改造開始，遠離希特勒的勞動階級的人們，亦都被導向國社運動了。

國內的國社黨勢力已漸趨強固。五月五日，戈林就任新設的航空部部长。七月二十七日，德意志國家黨黨首胡根堡辭職退出政府。食糧農業部部长是國民社會主義者特萊 (Walter Darre) ，經濟部長是許密脫 (Kurt Schmitt) 勞動部長塞爾蒂以前是鋼盔團的黨魁。自四月二十七日以來，亦加入了國社黨。別種黨派所有的活動可能性都被剝奪，所以漸次消

滅。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希特勒宣佈國社革命已告終結。至此，世界歷史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告成了。國社黨嘗循合法之路來爭取權力，現在則用完全合法的手段來建立國社主義的國家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國社黨被宣佈爲根據國法的唯一政黨，同時嚴禁組織新黨。十一月十二日國會舉行總選舉，幾乎有四千萬德國人民都表示信賴希特勒；同時有六百六十一名國社黨員被選爲議員，所以在國會中亦成爲唯一政黨。十二月一日的法律宣布黨與國家合爲一體，因此黨與國家乃密切不分，至此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乃完全實現了。

自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三日，在紐倫堡舉行第五次全國黨大會即所謂「勝利大會」時，希特勒宣布建立國社統一國家乃是目前最迫切的事。全德國民現在已與國家社會主義結合爲一，各聯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執政週年紀念日時，希特勒發表「關於德國新建設之法律」，根據此項法律，地方政府的主權完全被剝奪，渴望多年的全德意志人的一體國家，現在已告成立，因此國內的長期新建設亦就開始它的活動。

國社運動掌握政權後，在短期間內，即能解決上述及以後種種大問題，確使世人驚奇。然而我們不得忘記其必要的準備，在十五年來長期的鬥爭中，已無微不至了。國社黨本身的

組織已顯出國社主義國家的雛型。國社運動更充滿了強大的彈力性。國社黨人展開了難以置信的活動力。

公共生活所有的領域中，亦已開始建設。六百萬失業者是國社黨從魏馬系政府所得到的遺產，但是由大規模的勞動振興方案，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為止，失業人數已減少為三百七十萬。國家社會主義者脫特博士（Dr. Todt）遵照指導者的指示，建造國營汽車道，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生產緊急救濟事業。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公布「國民勞動調整法」（Gesetz zur Ordnung der nationalen Arbeit），使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在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下得到新的調整；企業亦在以後形成為指導者與從業員的勞動共同團體。

農業部長達萊依據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農場世襲法（Reichserbhofgesetz）以及其他重要的處置，挽救並安定對於國民的維持與強化極為重要的農民階級。內政部長費立克博士當時對於保健制度亦予以相當的改革。普魯士的司法部長卡爾氏（Hans Kerrl）負責改革法律制度。以後為教育部長的盧斯脫氏（Bernhard Rust），當時為普魯士的首任教育部長，樹立國社原則下的教育制度。黨的大管區長，中管區長，下管區長以及無數的協

力者，日夜在各方面爲國社的革新而努力。

希特勒以有力的手腕來指導德國外交。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在國會中演說，聲明德國的和平意志；然而國際聯盟不承認德國在軍縮問題上的平等權，所以德國在同年十月四日退出國際聯盟。十一月十二日國民投票中，有四千萬以上的德國人民，都很明顯的贊同希特勒的政策。

國社運動多年來飽嘗其政敵的恐怖手段，有許多幹練的人物遭到卑鄙的暗殺，但是在掌握政權後，國社黨却以最大的寬容態度來對付以前的政敵。希特勒不欲再引起國內的對立，以融治國民，予以國家社會主義的教育爲念。國社黨的組織是國民組織的支柱。一九二七，二八年所構成的國社基本細胞，在一九三一年成爲了「國社基本細胞組織」，這在被國社運動取消的職工聯合會（*Gewerkschaften*）以後，成爲萊伊博士所組織的「德意志勞動陣線」的基礎。國社黨所組織的「樂業奉公團」（*Kraft durch Freude*），使工作的人們也得到文化材料的享受和在廣大祖國內各名勝的欣賞。一九二二年作成的中產階級職人鬥爭同盟，後來改稱爲「國社黨手工業，商業，產業組織」，與勞動陣線合併。在·納夫斯（*Hermann Neefs*）指導之下由約九百種的官吏組織。結合而成的「德意志官吏同盟」

(Reichsbund der deutschen Beamten)。後來司法部長佛郎克，集合律師結成「國社黨律師同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echtswahrerbund)。一九二七年雪姆氏組成「國社黨教員同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Lehrerbund)，是爲全德教育界的組織。一九二九年華格納博士集合全德醫師，成立「國社黨全德醫師同盟」(NSAD-u-Aerztebund)。技師結成爲「國社黨德國技師同盟」(NS-Bund deutscher Technik)，起初他們的領導者是弗達，後來是脫特(Todt)博士。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冬，希根菲脫(Hilgenfeldt)開始着手冬季救濟事業(Winterhilfswerk)，每年募集大量的金錢和物品來救濟貧苦國民。其後希根菲脫較冬季救濟事業再進一步，以保護社會全體爲任務，組成「國社黨民衆福利會」(NS-Volkswohlfahrt)。奧勃令歐白(Oberlindober)集合各戰爭犧牲者團爲「國社黨戰事犧牲扶養團」。關於運動方面，奧斯頓擔任指導全國體育。赫爾(Hierl)上校設立「志願勞動服務團」，這是成爲以後全德青年義務制的全國勞動服役的開端。洛森拜爾希(Rosenberg)在一九二七年爲國社藝術家和愛好藝術者作成「德國文化鬥爭同盟」(Kampfbund fuer deutsche Kultur)，一九三四年成爲「納粹文化團」(NS-Kultur-gemeinde)。達萊氏所領導下的全國農民義務組織，組成全國糧食生產團(Reichsnaehr-

stand)。郭培爾博士組成包含音樂，雕刻，戲劇，著作，報章，無線電，電影各局的文化院（Reichskulturkammer）。學生聯盟被解散，組成「國社黨德意志學生同盟」（NS-deutscher Studentenbund）。這在運動的鬥爭時代已立偉功，現在已成爲各大學青年的國社實行機關了。西拉赫氏領導下的「希特勒青年團」漸形發達，無數的青年男女都自動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負有非常重大的任務，即將青年造成國家社會主義者及德國未來的主人翁。

國社黨執政後，對於本身運動當然要發生種種不良的反響，這正是新的大試。運動的勝利，吸引了許多新黨員，但其中有許多人都缺乏鬥爭時代的經驗，並不是特別有價值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可是運動需要強化，因此不得立刻拒絕他們。一九三三年五月，勝利確有把握，當即暫停允准新人入黨；同時因欲保留全部黨員的領導地位，故不得不把屬雜其間的異分子除去。舊黨員的任務乃是訓練青年黨員，就中希特勒把責任委諸他最舊最忠實的合作者赫斯。他已成爲「國社黨副總理」（Stellvertreter des Fuehrers）。至於洛森拜爾希則任國社黨精神和世界觀的教育監督。

對於舊的黨員，現在亦開始新的行爲上與性格上的偉大試驗，這並不是一切黨員都能夠

及格的，他們的任務與責任是非常重大。現在的問題與以前完全不同，以前的問題是鬥爭與宣傳，現在是建設與教育。因鬥爭時代的緊張突然弛緩下來，而許多人又握了大權，於是產生強烈的誘惑。這種誘惑，並不是各個人都能忍受，所以腐敗份子都鐵面無私地被除名了。這時黨的法庭和布赫（Walter Buch）指導下的國社黨最高法院併力合作。

在各領袖之中，當然亦免不了發生傾軋的事情。希特勒的舊同志挺進隊參謀長雷姆（Roehm），和一個希特勒的老同志以及其部下的數名隊長，經不起權力的誘惑，過着不合國社精神的生活，後來竟計劃如何背叛希特勒。像雷姆這種人，本非除去不可，但希特勒起初祇予以警告，期待他們覺悟，結果毫不生效，於是希特勒在矚刻之間，毫不寬容地立刻將這班叛徒槍決。在剷除叛逆時，希特勒特別受到戈林與親衛隊總隊長兼政治警察長官希墨勒的支持。此時國外某方宣稱國社運動是開始瓦解了，而這稟觀念是完全錯誤的，這次事件不過個剷除數名有害的份子而已，運動並沒有受到絲毫的影響。挺進隊亦在新參謀長盧茲（Lutze）的領導下，矢忠於領袖。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興登堡大總統逝世。可以繼其後者，祇有一人，即希特勒。興登堡在遺書上，鄭重表明信任希特勒及其運動。內閣於是就決議通過大總統與首相的職務合而

爲一，但希特勒却欲國民親自選舉他爲元首，所以在安葬興登堡總統於他成名之地坦能堡戰場後，德國國民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舉行投票，有三千八百萬人，即全德國國民百分之九十都選舉希特勒爲總統，因此國社運動終於得到最高的權力。當時，希特勒總統發表宣言：「獲取國家最高權的鬥爭現已告終，但爲我親愛國民的鬥爭則仍繼續。我們的目標永遠不變，勝利之日即將到臨，且必快到臨。」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至十日，第六次全國黨員大會在紐倫堡舉行，五萬二千名勞動服務團員，九萬七千名挺進隊員，一萬一千名親衛隊員，及六千名「希特勒少年」，列隊遊行。這次的黨大會，向世人證明了夏季發生的事故對於運動毫無損害。

一九三五年對於運動與國家，是理想實現的年頭。凡爾賽和約中所預定的薩爾區域歸還投票在一月初舉行。世界各國這次才認清了德國的廬山真面目。因爲希特勒不能再在薩爾區域用獲得國內選舉勝利的方法。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薩爾區域舉行投票，其中九〇·七六％是屬於德國的。三月一日，薩爾區域遂歸還德國，希特勒親訪被解放的德國土地，人民報以熱烈的歡呼。

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薩爾區域歸還後八日，戈林宣佈重建被禁止的空軍。一星期後，

希特勒在三月十六日宣佈恢復德國的軍備自由。德國在恢復名譽與自由之後，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乃在國會申述確保世界和平的理想與原則。六月十八日，德國與英國締結海軍協定，規定德艦總噸數從十萬八千噸增至四十二萬噸。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公佈補足兵役義務的法律，規定普遍的勞動服役義務。根據此項法律，所有德國青年在被召服役之前，都有和職業界各同胞共同工作半年的義務。全國勞動服務團的國民教育上的意義，就在這時光榮地顯現出來。在荷蘭，波蘭，比利時及法國的這種工作，對於德國勝利的貢獻是不能輕視的。最近，純粹自動的女青年勞動服務，更增高了勞動服務的意義。

一九三五年中，黨的綱領有許多已被實現。一月三十日，公布新的德國市村制，這是全德統一的自治團體法，其中特別是在法律上確定黨在自治團體行政中的權力。上級官吏的任命，均須經元首代理人的同意，因此，國社黨對於官吏的政策，具有決定的力量。一九三五年夏，失業人數已減至二百萬以下。

同年九月十日至十七日，國社黨召開全國慶祝德國恢復自由大會，在新國防軍機械化部隊，戰車部隊，及空軍戰鬥編隊的大分列式下，於紐倫堡揭幕。這時受到寬大待遇的猶太人

，已從最初的恐怖中恢復過來，做出種種無恥的事，因此國會就在九月十五日通過有名的紐倫堡法案。這是：一，德國公民法，規定國籍與德國公民籍之間的區別，猶太人不得列入德國公民籍中；二，保護德意志血統與榮譽的法律，禁止猶太人與德人之間有結婚混血行爲，違者處以重罰。

議會同時又通過卍字旗是德國唯一的國旗與商船旗。根據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防止遺傳子孫病的法律，而置於全新基礎上的國民保健制度，因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公佈的保護德國國民遺傳健康法（Gesetz zum Schutze der Erbgesundheit des deutschen Volkes），在本質已全告完成。有遺傳病的國民，一概禁止結婚。凡欲結婚的人，必須向健康局取得結婚資格證明書。根據國家社會主義的人種學的這二項法律，不單是保護德國國民的遺傳健康，防止許多的不幸，並且每年可爲國家節省扶養精神上與肉體上無能的遺傳病者所耗費的數百萬國幣，因而能積極解決國民健康問題。

鬥爭時代的敵方恐怖行爲，常向國社黨隊伍中突進，今連在獲得政權之後，赤色暗殺團還仍然繼續活躍。一九三三年，五十一名國家社會主義者犧牲於暗殺，一九三四年犧牲四名，一九三五年亦犧牲四名，多數的老鬥士都相繼陣亡；有許多則在鬥爭時代失去健康。可是

國社鬥士的肉體雖死，但他們的精神却在以他們爲模範的後死者的行爲中永遠不滅。這正如衛賽爾所作運動鬥爭歌中：「被共黨與反動派所襲擊身死的同志，他們的靈魂仍與我們的隊伍並肩前進。」一樣。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希特勒總統在慕尼黑廣場上，舉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十六名殉難烈士的移柩式，改葬於「護國志士」墓。在這爲運動而犧牲的鬥士的葬儀中，住在瑞士的黨員兼隊長哥斯脫洛夫（Wilhelm Gustloff）亦特來參加，但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終在達沃斯（Davos）被猶太人弗朗克福泰暗殺身亡。猶太暗殺者現在竟開始在國外襲擊其不共戴天的國社黨員。一九三八年，巴黎德國大使館參事拉脫氏也在大使館中被猶太人格林斯本所害。

一九三六年，德國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這種有國際性的大會，能夠準備周到，美滿完成，對於國社運動，也有不可輕視的意義，因爲一向被外國人誤解的德國真面目，可以藉此機會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顯現。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由恢復兵役義務，取回德國國民的國防主權；到翌年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軍遂開入西部國境地方凡爾賽高壓條約所定的非武裝區域。因法國藉法俄間所訂的條約撕毀羅迦諾公約，所以要保全德國的名譽與安全，頗有積極防備西部的必

要。這樣，所有德國領土的最高主權都已收回。世界因而側目。萊茵河畔從此又可聽得德國軍人的步伐聲。

國社運動並不頌揚戰爭，並且認為戰爭是威脅各國國民生存及其人種價值的，所以國社運動的三大目標是：維持世界和平與促進各國人民的諒解，但這與絕對的和平主義根本相異。因為國社黨在他方面，為要保全名譽與力量以及非常時期的生存權，抱着用武器保證國民真和平的堅強意志。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在國會中，於對法咨文中提出確保世界永久和平的建議。他和國會各人發表二項神聖的告白：「第一，德國人民在恢復名譽這點上，絕對不屈於任何權力暴力之下，與其屈服，毋孟慷慨的死於困苦。第二，現在纔是真正努力和各國國民及隣邦諒解的時候。」

在國社的民族國家中，依希特勒的意思，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國民自決，所以希特勒解散國會。他在三星期的積極宣傳活動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國會選舉時，有四千四百五十萬的德國人民，即有選舉權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對希特勒與國社運動表示信賴，以前謠傳德國人民的分裂與不一致很難解決，現在可表明德意志國民乃愈趨於堅固統一。

至言德國國境以外的各國狀況則又不同？一九三六年夏，西班牙發生激烈的內亂。共產主義在歐洲的一個國家中找到了地盤，企圖一次世界革命。其他各國中，特別是法國，共產主義搗亂工作也漸見抬頭。未受這種赤化傳染的國家，在歐洲祇有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國社的德意志二國而已。

一九三六年九月，希特勒在紐倫堡「榮譽的黨大會」中，宣佈第一次四年計劃的目的已經達到；同時並發表第二次四年計劃，力求食糧及原料上自給自足。希特勒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將推行此計劃的責任委諸戈林。

爲防範共產主義，必須聯合所有勢力。德國本着這種精神，努力和法西斯意大利聯合，實屬當然。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希特勒已與墨索里尼氏作初次的會晤於威尼斯。其間，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戰爭得到了勝利，因此在非洲取得生存上必需的地盤。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希特勒趁意外相齊亞諾訪問德國時，正式承認新成立的意大利帝國。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國與意大利兩國同時承認還在與共產主義作戰中的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國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一年後意大利亦加入了該協定。柏林，羅馬軸心就如此逐漸發展成未來世界政治上極重要的日德意三國同盟。

一九三七年初，希特勒恢復北海與波羅的海之間基爾運河的主權，至此德國已解脫凡爾賽和約最後的羈絆。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國會再將國有鐵道與國家銀行置於德國政府主權之下，同時議會並議決延長國會授權法四年，當時總統更極嚴肅地宣佈，將凡爾賽和約戰爭責任宣言上德國所簽的字作廢。

在國內，國社運動的工作更形努力前進。若把所有的事業與效果一一枚舉出來，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姑記二三例言之。國社黨的樂業奉公團（KDF），自從在萊伊博士領導之下，具有多方面的任務，發展成巨大的組織。其目的是將最貧窮的同胞造成有人格而健全愉快的國民。一九三六年五月，萊伊博士在呂根（Rügen）半島上建立巨大的KDF海水浴場；一九三七年五月，第一艘KDF大洋輪船「威廉·歌斯托洛夫」進水；萊伊博士又在福開森（Vogelsang），克立興（Groessensee）和松脫霍芬（Sonthofen）三地設立三個宏偉的黨政學校（Ordensburg），養成國社黨的後起人才。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國社黨暫時撤回停止入黨的命令，以使多數可尊敬而有熱意的同胞，能密切協力來完成運動的使命。在但澤自由市，自從經過為獲得權力的鬥爭後，國社黨已成爲最強之一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國社黨依據市參議會和人民議會的議決，與德

國內同樣，宣佈國社黨是但澤自由市唯一政黨。

德國國民團結精神的擴大，在冬賑事業的成功上充分表現出來。歷年募集的款項，大體如下：一九三三——三四年冬，共三萬五千八百萬馬克，一九三四——三五年冬，共三萬六千七百五十萬馬克，一九三五——三六年冬，共三萬萬七千二百萬馬克，一九三六——三七年冬，共四萬萬八百萬馬克，一九三七——三八年冬，共四萬萬一千七百萬馬克，一九三八——三九年冬，共有五萬萬六千六百萬馬克，第二次歐戰第一年的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冬，寒衣捐得五萬萬六千六百萬馬克的金錢與物品。此外，德國國民在第二次大戰第一年中，爲紅十字會的戰事救濟事業捐助二萬萬二千一百五十萬馬克，爲國社黨民衆福利事業捐助一萬萬二千四百萬馬克。如此在歐戰第一年中，社會自動捐助的總數，竟達十萬萬二千六百五十萬馬克，實爲一可驚的數字。

國社黨執政數年前生產的低下，在一九三四年以後即步步上升，這事實正是國社思想的影響以及對於國社領導的信仰的憑據。

一九三七年九月，「全國國社黨勞動大會」在紐倫堡舉行。此後不久，墨索里尼以國賓資格訪問德國。這向世界證明德義間的友好關係，並暗示柏林羅馬軸心即係德國世界政策。

德國已再度成爲世界強國了。

德國毘連的隣邦中有奧地利與蘇台登區，這裏住有一千萬德國民族尙未參預國社運動，他們因欲歸還德國，竟受到極嚴酷的壓制。

早在世界大戰以前，奧地利爲防止捷克以及其他異民族的不絕移住，形成了德意志工人運動，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定名爲「奧地利·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奧地利因聖日耳曼和議而解體後，此黨即分裂爲奧地利與蘇臺登兩黨。一九二〇年八月，希特勒召集兩黨代表於薩爾茲堡，措商幾種基本問題，獲得圓滿結果。其後數月間，希特勒屢在奧地利演說，如一九二二年六月在維也納，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在塞爾茲堡所開的奧地利國社黨大會中演說等是。奧國國社黨自在一九二六年曾經一度分裂之後，信奉希特勒的一部同志，今在組織上也是受命於希特勒。國社黨一方面在國內發展，一方面在奧地利也着着前進，就中特別在一九三二年的地方議會選舉以及市村選舉中獲得大勝。繼馬克斯主義的恐怖行爲之後，陶爾斐斯政府亦擬加以彈壓。陶爾斐斯政府鑒於奧境因國社運動在德國獲勝而興奮的情形，乃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日下令禁止奧境國社黨的活動，但運動仍繼續進行。

在蘇台登區，國社黨因欲獲得少數德意志民族的自治權，與捷克政府苦鬥了十四年。此

與在奧地利境內一樣，在蘇台德區，馬克斯主義的恐怖行爲與警察的暴力也對國社運動大施壓力，結果國社黨搶在政府發令禁止之前，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先行自動解散。雖然國家社會主義在蘇台登區依然存在黨人的胸中，此亦與奧地利那樣同樣情形。蘇台登國社黨自行解散的前二天，亨林（Konrad Henlein）組成「蘇台登，德意志黨」（Sudetendeutsche Partei）。一九三五年議會選舉中，蘇台登德意志黨已獲得一百七十五萬票，即占該區內全德意志人投票的百分之七十〇一九三六年，亨林與前蘇台德國社黨同樣地提出自治的要求，但是貝納斯 Benesch 政府方面，祇以恐怖行爲爲其唯一的答覆。

在奧地利，其間許坦亨堡侯爵所屬的鄉土保衛軍（Heimwehr），奉陶爾斐斯之命大舉搜捕國社黨員，凡有信奉希特勒嫌疑的人，悉被監禁於拘留所中。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一隊抱有決心的國社黨員，試圖打倒陶爾斐斯政府。那時，陶爾斐斯被狙殞命，但起事終未成功。在這次鬥爭中，死傷國社黨員四百餘名，另有七十三人被處死刑。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急襲維也納的首領霍爾斯威柏與普拉納脫兩人，被送往維也納地方裁判所的絞場。

新奧地利首相舒士尼格（Schuschnigg）試圖以他的「祖國戰線」來治理奧國。爲改善

國社黨在奧地利的處境起見，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與舒士尼格締結協定。該約特別考慮釋放被捕的國社黨員，但舒士尼格並不遵守協定。這時猶太人聯結羅馬天主教會以及有利害關係第三國進行攪亂工作，企圖使舒士尼格政府常與第三國對立。

當時的形勢益趨困難。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在國會中演說，宣佈年內決意爭取奧地利六百五十萬德意志人的自決權。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希特勒掌握國防軍的最高直接指揮權。國社政府自任命國家社會主義者里賓特洛甫爲外交部長，芬克爲經濟部長後，更趨強化。

二月十二日希特勒會奧地利首相於塞爾茲堡，告以國社黨在奧地利之被迫害，應立即予以停止。於是就成立「貝爾蒂斯加登協定」(Berchtesgaderer Abkommen)，國家社會主義者英奎脫博士(Dr. Seiss-Inguart)就任奧地利內政部長。然而舒士尼格尙未認清時代的趨勢，竟於三月九日頒佈人民投票，並決定三月十三日立即舉行。這種舉動，根本違反國社黨正當的要求。

三月十日前夜，希特勒命令動員若干步兵師團，戰車師團和親衛隊，準備對抗舒士尼格加於奧地利國社黨的暴壓。十一日午後，舒士尼格就屈服；內政部長英奎脫因欲防止內亂，

求助於希特勒總統，要求派遣軍隊進駐。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黃昏，德國先鋒部隊越過了國境。德國所經之地，到處受到極大的歡迎。「一民族，一國家，一總統」的口號，迎着隨部隊前進的希特勒而喊。這口號就成爲創造大德意志國的標語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在林茲（Linz）宣佈奧地利與德國合併，奧地利軍隊對希特勒宣誓效忠，三月十五日與德國軍隊兵同在維也納新的指揮者前列隊進行。希特勒在英雄廣場中的演說，是對德國國民作「他一生最大的執行報告」，就是報告他的故鄉奧地利已屬德國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希特勒總統命令舉行大德意志國會選舉及關於德奧合併之人民投票。四月十日，舊德國境內有四千四百五十萬票贊成，佔投票總數百分之九九·〇三；奧地利境內有四百四十五萬投票贊成，佔總數的百分之九九·七三，幾乎達到百分之一百。新德意志國會中，選出了八百十四名議員。

德奧合併使蘇台登陸的「蘇台登，德意志黨」顯著強化。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亨林在卡爾斯巴脫提出關於德人在捷克斯拉夫內的平等權與自治的八個要求，可是貝納斯的答覆却是新的恐怖行爲。五月二十一日，在豫定舉行市材選舉的前日，貝納斯聲稱爲對抗德軍

的動員，亦下令動員捷克軍隊。雖則有這種恐怖行爲與威脅，在蘇台登，德意志的市村選舉中，蘇台登，德意志黨仍獲得投票總數的百分之九一·四四〇。

這時，希特勒正出國答訪義大利，留義凡八日，到處受義國民眾極大的歡迎。歸國後，立刻對蘇台登問題作最後的解決，決心緩和三百五十萬蘇台登同胞的厄運，定十月二十日爲軍隊開入捷克斯拉夫的日期。這時，有全國汽車公路建設者之譽的脫特博士，亦接到加緊建造西部要塞的命令，以防從西方而來的攻擊。

國內的活動一點沒有障礙地繼續着。五月，希特勒舉行民眾汽車工廠的奠基典禮，該廠可製造速率極高的K d F汽車，供給德國民眾。八月，匈牙利攝政霍爾蒂（Horthy）正式訪問柏林，并在基爾「Kiel」參加新巡洋艦「奧歐根親王」號的進水典禮，可是這時在捷克斯拉夫，對付德人的鬥爭愈形劇烈，捷克斯拉夫與蘇法二國訂立了同盟互助條約。全歐戰禍，大有危在旦夕之勢。

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大德意志全國黨大會」在紐倫堡舉行。在最後的會議中，希特勒聲明絕對不能容忍捷克斯拉夫之壓迫德國人民，數日後，英首相張伯倫突然飛至貝爾蒂斯加登與希特勒會談，這意外的消息哄動了世界各國。可是在捷克斯拉夫國內，軍隊

與馬克斯主義者對德人大施殘暴，二百名德人已因此喪生，被迫逃回德國者達二十五萬人以上。

歐洲在這危機急迫的二星期中，神經極其緊張，但希特勒與德國國民却態度鎮靜。九月二十六日，希特勒在柏林的運動廣場中演說，給貝納斯以最後的警告。在最後的一分鐘，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及法總理達拉第四人的商談，於九月三十日晨，在國社運動的首都成立歷史的慕尼黑和平協定。蘇台登區割讓給德國。十月一日，德國軍隊開入蘇台登區。十月三日，希特勒在被解放的蘇台登德意志人的歡呼聲中，在人民的感謝與快樂之淚中，進入蘇台登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大德意志國會舉行追認選舉，有公民權的蘇台登，德意志人，有百分之九九都投票贊成合併。

德國歷史上幾百年來所夢想所憧憬的大德意志國，終因國社運動堅毅不屈的奮鬥而實現。和平因此亦有了一線曙光。羅馬，柏林軸心已經克服最初的大試驗。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英德和平宣言在慕尼黑舉行；十二月六日，德法和平宣言亦在巴黎舉行。可是，在這數月之後，英法方面却違反宣言竭力在備戰，這是一件很可遺憾的事。

德國內部的敵人已征服，可是在國外，對於國社運動，希特勒及其手創的國家，却大

施毀謗。這種毀謗不論在世界何處，乃是被德國驅逐的猶太人所發出來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德國大使館參事拉脫氏被猶太人格林斯巴所殺害，這兇行激起了德人的義憤。在巴黎發生的這種殺人行爲，全體猶太人應負道德上共同犯罪的責任。所以德國政府對於住留德國的十萬猶太人，課以十萬萬馬克的罰金。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戈林頒佈德國經濟生活內肅清猶太勢力規程，意大利從一九三八年起也推動排猶運動。

在奧地利與蘇台登所作成的事業，很顯著地加強了全世界德人的自覺意識。德國強大的力量，以及希特勒和其運動的偉大事業，現在已很清楚地顯露在他們的眼前。在外的德人以及外藉德人，都極爲感激而加入大德意志國國民團體。同被凡爾賽條約所壓制而分離的默末爾區，亦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地方議會選舉，表明信賴德國，投票贊成者共佔總數百分之八十七。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爲國社運動掌握政權的六週年紀念日，在首次召開的大德意志國會中，通過對德國政府的委任法（*Ernennungsgesetz*）延長至國會改選期即一九四三年。希特勒的演詞中，稱一九三八年爲偉大之年，並說明德國的經濟狀態，發表將提出歸還德國被奪殖民地的要求。

一九三九年三月，捷克斯拉夫終至瓦解，斯洛瓦克獨立，與德國訂立保護條約。歷史上曾爲德國省區的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兩州，亦同樣置於德國保護之下。希特勒如往昔一樣，立即出以迅速行動，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國旗已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飄揚。被德軍佔領的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兩州，遂爲德國保護地而編入德國版圖。多數德人因此亦從多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被德國的敵人所煽動，準備對國社國家開戰的捷克斯拉夫，本無異於他們的「航空母艦」，現已完全在德軍掌握中。以前爲包圍德國有力一環的捷克斯拉夫，現在已被德國粉碎。默末爾地方現亦獲得自由，立陶宛自動把默末爾割讓德國，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默末爾重歸德國的版圖。

第六章 大德國的安全與歐洲新秩序的鬥爭運動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

德國的敵人起初不願見德國的復興，但他們現在覺悟到德國民族在偉大領袖的領導下，既不欲享受世界迫其接受的「秩序」，亦不欲讓這種秩序永握由詭計，欺騙，掠奪，與殺人等手段所奪得的權利，所以他們漸感不安與恐怖。一九三八年九月與十二月的和平宣言，不過是敵人想遷延時間而已。他們長久未過分着重國社運動，現在他們方始突然看到自己一時不能匹敵的勢力。但對付德國的鬥爭業已開始。他們的武器便是包圍，這在實際上確已發揮過很大的效果。希特勒看透他們陰險的心腸，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對倫敦與華沙遞交備忘錄，聲明一九三五年六月所訂的英德海軍協定無效；並因波蘭對英負有義務，故聲明一九三四年一月所訂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也一併失效。

希特勒對於英法包圍政策的另一答覆，就是五月二十二日在柏林簽字的德義友好同盟條約。新秩序的二個國家——法西斯的義國和國社主義的德國，互稱爲保持兩國的存立與神聖的

生存權，必要時不惜駢肩作戰。

在德國的東部，尚須修正許多不正當狀態，德國的都市但澤，亦同樣因凡爾賽和約而脫離德國，然但澤亟欲歸還大德意志祖國。那劃爲「海軍國」波蘭的走廊，使東普魯士與德國分離，這種情形已逐漸使德國不能忍耐。然這還不過是德國東方亟待解決的兩個最主要的問題。希特勒曾促波蘭同意歸還但澤，並將可使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直接聯絡的狹窄走廊地帶割讓於德國。這兩個要求是極合理的，但波蘭則拒不同意，於是戰爭就此開始。國社運動及其手創的祖國，爲確保大德意志的完整，創造符合國社理想的歐洲及世界新秩序，所以對於和德國及國社不共戴天的敵人，非大戰不可。

到本書擱筆爲止的大鬥爭的經過，此處未能詳述。而且一九三九年秋以來的事。我人猶能歷歷記憶，也沒有細述的必要。此事唯有委諸日後運動的歷史記載了，因爲現在的歐洲戰事亦不過是國社主義鬥爭之一部而已。

波蘭不欲返還強奪之物，拒絕和平的調整，但並非自知有否拒希特勒正當要求的力量，波蘭是靠英國撐腰的。他們相信襲用一九一四年的舊法，陷德國於二面戰爭中，便可打倒德國。他們認爲祇要戰爭一爆發，國社黨必將迅速沒落，若果如此，德國即將再蹈一九一八年

的覆轍，而德國這次將徹底毀滅，決不許其恢復。這種計算是屬錯誤。其中最大的誤算，是輕視國社黨執政後數年間所造成的國力，以及希特勒的政治軍事的指導天才。這次戰爭責任所在的波蘭，英國，法國的當局者，在戰爭初起時，不是盲目的即被打倒，即是已陷入神經錯亂。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希特勒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藉此突破了威脅東方的包圍圈。英國金圓政治的全權使節雖在莫斯科極力拉攏蘇聯，但蘇聯不欲「火中取栗」。英國與波蘭並未從這個新的展開獲得必要的結論。英國的保證奪去了波蘭政府的理性的最後閃光。華沙人士幻想着波蘭軍隊勝利地開入柏林的日期已在目前。

對德國國民和德系人民的恐怖行爲相繼在波蘭發生，數日間有六萬八千德意志人橫遭殘殺。希特勒爲要保護德意志的血族，所以九月一日清晨命令德軍向波蘭進擊。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希特勒雖會嚴肅保證對法絕無任何企圖，並沒有任何領土的要求，但法國却追隨英國而向德國宣戰。

波蘭期待英國所保證的援助，結果竟告落空。在十八天之中，波蘭即被殲滅，從此波蘭從地圖上抹去。西方的法國軍隊，並不敢進攻早已築成的德國西部要塞。英軍的戰鬥行爲，

亦祇限於在德境散佈滑稽的傳單，保證英國不是和德國國民作戰，而是對希特勒與國社運動作戰。換一句話說，如欲在和平與歡樂中繼續生存，德國國民應背棄希特勒，作成一個英國所好的政治組織。這種拙劣的宣傳，德國國民在一九一八年即已領教過，所以憑着這種經驗和國社的訓練，德國國民很明白在何處去尋找真正的敵人，國社運動已與國民成爲一體！希特勒卽德意志，德意志卽希特勒。

戰爭初起，全德國民，決然爲希特勒的後盾，並深信這次戰爭是大德意志的興亡關鍵。至於希特勒與運動如何領導德國國民準備這次決戰，則須保留於以後的歷史記述了。開戰後，全部公共生活立即適應必須解決的新課題。這種有組織的奇蹟是與國社黨掌權以來在德國所成的其他諸事一樣，都是希特勒及其運動的功績。

波蘭戰事告終後，此後問題如何，却成爲一個大謎語。馬奇諾防綫是牢不可破的，戰事恐怖將長期化，不敢堂堂向希特勒及其士兵挑戰的敵人，如第一次世界戰爭中一樣，將有機會用封鎖來餓死德國人民吧。這是完全算錯了。國社運動不單在精神上，並且更有優美的戰時經濟準備。由於希特勒的巧妙外交手段，歐洲東部與東南部也願作德國或時經濟的後盾。

希特勒之行動法則並不受英法的支配。他正如在運動的鬥爭時代一樣，等待着痛擊敵人

的適當時期。國社的歷史以及過去數年間希特勒在內政與外交上的成功，使德國國民更加強對於希特勒的信仰。華沙陷落後，數月中實爲前綫與後方的最後準備時期。這裏連帶着極活潑的外交活動。

一九四〇年四月，當敵人威脅德國北方側面時，希特勒施行意外的閃電戰略。在最短時間內，把丹麥與挪威的重要地點悉數佔領。夙享盛名的英國艦隊何在呢？當英軍及其聯盟軍試圖恢復其在挪威失墜的威信時，英國海軍受到了巨大的創傷。

五月初，英法在西部戰線，準備開始大反攻，然又被希特勒先發制人。數日之中，德軍掌握了盧森堡，荷蘭和比利時。並在佛蘭登一役中，獲得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勝利。四月十四日，德軍進入巴黎。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德法停戰條約在貢比臬森林中簽字，從此一九一八年在貢比臬與以後在凡爾賽所加於德國的恥辱，現已的最後的痕跡完全擦去。

德國如何能獲得勝利呢？國社黨將最優秀的武器交給了德國兵士，這是無疑的事。英國認爲德國的將校年齡太輕，缺乏經驗，而且恢復兵役義務之後的德軍訓練期間亦太短，可是這與事實相反，德國軍隊的統帥與訓練都是優秀卓絕的。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要素爲世界

到後來才漸漸認識。就是德國士兵的精神——國社運動種植於德國國民心中的新精神，即種族的自覺與所謂個人不能離開全體而生存的民族團體的意識。希特勒的兵士並非是爲了和他們並存的國家而戰，亦並非爲了出於理論的建國思想而戰，他們是爲國社的民族國家而戰而死。他們不願國家與民族之間尚有區別，他們不是爲富豪階級的利益及其征服計劃，乃是爲國社主義的德國民族團體而不惜犧牲生命。他們自己或鄉梓的一族，都是其中的一部，所以爲了他們子孫的安全，非戰不可。在這點上可知國社運動對於此戰有絕大的意義。

戰爭將如何結束呢？這祇要是認識國社黨無盡藏的力量者，已無庸答覆。希特勒會引導德國國社運動勝利之境，他與他的運動亦將在這偉大的最後戰爭中，爲了德國永久的榮譽，導德於勝利之路。世界已漸漸開始認識新秩序的勝利，樹立於今日已被克服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下的舊秩序，必將屈服於此次大攻擊之下。

國社黨將如何建立新秩序呢？迄今的運動歷史中已明白顯露。應用於爭取德意志國家的鬥爭中的國社主義原則，在爲德國及爲神聖權利而戰的更大鬥爭中，也依然適用。希特勒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我的奮鬥」第二卷的結論中，曾有下面一段話：

「對於運動和各領袖，所有的迫害中傷和毀謗，都不能加害於運動。國社理念的正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95458

國社意志的純潔，及其擁護者的犧牲心，使國社運動能從所有的壓迫下擡頭。在現代議會政治的腐敗世界中，運動應益想起其鬥爭的本質，並應醒悟這是民族與個人價值的純潔表現，因此若能組織自己，則將來在鬥爭中所取得的運動勝利，將如數學的法則同樣準確。德國若能依據相同的原則組織起來，則將來德國在地球上必定能夠獲得鞏固的地位。

